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三

記三

同心堂記



弘治庚戌之歲也 予同年進士進賢于公守正自

歛蜀臬以異才薦擢浙江按察使蒞職踰時感世之同

官者或尚奇異以專譽或喜深險以相傾也諸凡行事

務歸于大公至正使同官者皆易知而易從焉更名廳

後之堂曰同心大書揭扁以昭厥志客有難之者曰同

官同事非同心固不能相與以有成也然人心不能以

皆同也而亦不可以皆同也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其能以皆同乎孔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人心其

可以皆同乎且天理焉同心可也於人欲亦將同乎王道焉同心可也於霸術亦將同乎余曰不然同以心言同其所本同者也蓋人有不同人之心無不同心有不同心之理無不同心也者非人之神明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乎其體涵天下之有仁焉有義焉有禮焉有知焉有信焉其用兼天下之能慤隱焉能羞惡焉能恭敬焉能是非焉能誠實焉是人之本心也理之本同者也豈唯人哉天地此心堯舜禹湯文武此心皐夔稷契益此心伊萊傅周召此心孔顏曾思孟此心周邵程張朱此心天下古今人人此心也同此心也可以成已可以成物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故唐虞夏商周君臣同此

心也以成帝王之治洙泗鄒魯濂洛關閩師友同此心也以成聖賢之學此心能同乎否邪可同乎否邪程子嘗言人心不同如其面焉私心也公則一私則萬殊夫公者天理人人心所同也能下同乎私則人欲人人心殊焉宜其不能同矣若夫子之言則但曰君子和而不同而未嘗曰不同心也蓋其所謂和者循理而無乖戾同心之謂也其曰不同正謂私欲不可相與阿比耳若曰不同心則不同性不同情矣而可謂之君子乎同官而同心則率性而行於人無乖戾亦無阿比可乎不可乎信如子言也則武王之言十臣同心同德夫子之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皆非歟古之聖賢或生四方而同

心或曠百世而同心者公則一也天理同也今吾人之
所同事者刑法也昔者聖人之制刑立法也凡以弼五
教以推行天地大德之生生而已其與夫禮樂教化異
用而同體者蓋好善惡二皆根於性發於情而統於此
心故也吾人執而用之寬嚴不同施也剛柔不同用也
然同歸於弼教以廣德生而已則其心一也一者何也
曰仁也惻隱也仁則義禮知信在其中矣惻隱則羞惡
恭敬是非誠實行乎其間矣此心惡乎不能同惡乎不
可同耶若夫居官行已則清心與人同可也濁則不可
與流處事則公心與人同可也私則不可與比卒亦歸
于天則同人則異理則同欲則異耳是謂君子以同而
異奚病于同心耶同心亦奚病耶客乃莫能詰唯而退
他日爲公誦之公曰子言余意也請書爲堂記以告夫
而今而後凡同官于斯堂者焉

宜晚堂記 壬子

華亭北山曹先生未六十為浙臺按察使副莅職甫踰
年事多不得如志者嘆曰仕事道也道不行矣仕奚為
即引疾請謝事以歸其友川北石谷鄙人過訪焉將留
之先生語之故且曰吾志審矣婦將理北山草堂以居
而易以宜晚之名子其為我記之鄙人曰堂惡在先生
曰去淞城之北半舍許有鎮曰廣富林僻居在焉去居
之北又半舍許有山曰玉屏山之西草堂在焉堂之建

奚為曰時中之仕于中朝也未幾以先君之喪去位歸而卜葬得吉兆于山之麓既襄事爰實別業于傍構堂三楹讀禮其中以便朝夕拜掃且將終身焉脫弗獲已于重出異時官罷亦有所于歸此堂之所為建也山之勝何如曰山有草木有峰巒翁鬱蒼秀對之儼若翠屏然其上有金沙有三泉有仙居之基有雲栖之塢卷阿產芝幽逕多竹梧生岡梅在谷避歛有亭澄氛有居其下有天香之坡有富冬之園菊有闌橋有圃牡丹有屏薔薇有架蓋吾松九峰中一勝地也幸皆為吾堂有然則堂之名何稽曰時中之昔也壯居斯堂焉精力完裕步履強健下上于山翱翔如意春雨初晴則著履金沙

携尊竹徑賞牡丹之華采靈芝之秀暑氣向熾或登雲塢或訪仙基或聽疎雨于梧桐之岡或殫朝露于薔薇之架倦而風于避歛憇于澄氛掬玉泉以滌塵襟焉及夫秋風薦爽朔雪呈祥或賞菊于闌或收橘于圃或攀天香于坡或割冬蔬于園有時行吟探梅中谷焉俯仰容與于林烟山月間春秋冬夏旦暮朝晡蓋無時無物不宜人者人亦無適不適於心故四時一日之景不得專其一焉以名但曰北山草堂焉今吾之休也歸斯堂焉經綸已收情性便靜陟降于山筋力非昨春而夏旦而午雲行雨止日暄風和衆鳥翔而鳴群芳吐而華爰及昊天出往游衍力既莫能辦此矣心亦莫與競焉唯

時乎歛藏日焉向晚夕陽在山莫雲栖嶂禽鳥趨林群
動俱寂以吾倦遊之老優游在堂息偃在牀捲書觀物
啓戶見山山光物色與吾目宜天機物理與吾心宜人
與景會景與人會昔唐居士羊元有言此翠屏宜晚對
爽人心目蓋先得我心者吾取以名吾堂鄙人聞其言
喟然曰先生其有道哉夫道太極也太極之妙一動一
靜為陰為陽其在天地也則一闔一闢為冬夏秋春為
晦朔莫朝在山川草木蟲魚也則一變一化為聚散為
榮悴為動息其在人也為默語為作止為出處天人合
機物我一致其妙無窮蓋無非道者然天地萬物有之
而不能知人心太極之至靈也獨能知之故觀物而有

會焉為能與時動靜先生抱道而歸動而靜者也其與
夫山之晚景相宜也直形迹乎哉雖然道不偏於靜也
古有道者達固行窮亦行于家于鄉于國于天下無非
行者先生居斯堂也對斯山也靜固與景俱矣然觀于
其動也能不歆然與之偕乎能忘所以及物乎先生曰
吾心固然請書之以記

杭州府儒學復建尊經閣記癸丑

杭學之復建尊經閣也

命臣鎮守太監張公實主之夫閣何為者也昔我

太宗皇帝思法古帝王以道治天下用光

太祖皇帝之洪業于億萬年以謂帝王之道載諸經乃

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傳註為大全又輯諸儒成書
格言為性理大全書頒布天下學校俾為師者以是教
而為弟子者由是學焉庶幾天下士皆得聞大道為良
才而賴其用以輔世治民焉於是古昔聖賢傳道之書
始遍天下而文教覃敷矣當是時藩臬郡縣臣欽承
德意所在學校多為樓閣以藏

賜書而題之曰尊經茲閣之所為建也杭學之有閣其
昉於是時乎成化中閣以久且敝前守陳君德光折而
將更新之尋以事罷去閣遂廢而莫或有舉之者弘
治初公游膺寵

命仍總鎮兩浙方思篤棊新化而郡人甲辰殿元李君

子陽適家居間因告之故請復之公欣然若曰仰承

祖宗德意宣德教淑士心定民志以寧靖于海邦守

臣首事也可後乎遂屬其事於杭守晉陽張君朝用俾
輟他務發府藏金若干兩市材於南北既具乃卜乃選
幕官才者督工徒拓舊址而廣之作樓六楹其間五經
始于辛亥秋至壬子春工告訖功其成也崇高闔爽氣
勢巍然與南山對峙為賓主登之可以遠眺望而豁心
神爰置度置積焉捧

賜書而藏之俾學之師帥其弟子員旦晝登而啓卷講
授于中焉仍取舊題榜之南榮既成之明年憲長楊公
維高進為方伯修禮于學登樓有感謂予曰我輩承宣

德化於茲學之廢興乃吾輩職事也不能事二而賴公
以成功其善可使泯邪子宜記之以永歆美其職專文
學不得辭乃為次叙其本末紀諸石進師生而語之曰
閣以藏經也經以載道也閣名尊經尊道也夫道也者
生天生地生萬物者也其尊蓋無對焉而人也者萬物
之靈天地之心也生於道而體夫道者也古之人有賢
人聖人皆身心斯道者也其才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其
吐於辭發於事業皆可以為天下後世常法其載於書
則謂之經故曰經以載道也道無不在二經則人尊經
即尊道也然道在經而尊之以閣也道猶在外也窮經
而明道恭敬奉持而著之心體之身斯為真能尊經者

道在我矣道在我則身修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
雖極至于天地位萬物育皆其功能也斯不亦聖賢之
才乎有天下者得是才而用之其澤潤斯世當何如哉
觀於三代之盛可知我

祖宗列聖教天下士以經而需其用深意不在此乎
致斯承斯閣而藏之知尊經矣尊經則尊道矣非臣職
所當然乎士學而仕知其職者蓋亦希矣公

天子內臣也乃獨知尊經度越士流遠哉是尤難得也
是大大可嘉也士乎寧不為之頌厚耶嗚呼今而後數學
于斯閣居高明視廣大身處樂地矣盍亦思尊德性以
存心致廣大而極高明乎誠如是則道問學固不可廢

也而亦有本矣然問學不於經曷由乎由經以明道如
前所云真能尊經者則道亦在我矣必如是而後無負
於古今
聖賢以經垂訓立教之意記尊經閣故特終於此尚共
勗哉

一 衢州府西安縣儒學大成殿重修記

西安衢之倚縣也縣有學有廟故在城之坎位蓋
國初知縣事何忠政斗堂廢院為之者也永樂中圯于
洪水知縣李憲嘗修復焉正統丁卯知府事白公琮以
其地卑隘乃購求孔聖裔孫希厚地于城之艮隅建學
立廟焉位勢亢爽宮室宏壯始於事聖賢為宜歷年

既久漸敝而壞成化乙巳知府李公又市民地益之先
大其學宮中為明倫堂東西翼以兩齋以處教官前列
號舍若干間皆為樓閣夾峙左右以處學徒功成方將
始事于廟尋起參藩政去守位工遂輟莫之能繼弘治
紀元蜀郡廖君來知縣事既謁 聖慨然興心以續李
公之志為已任爰諏日聚材勸工悉撤舊廟而一新之
有閑其楹有挺其楠材良制美且正其南向之位虛其
東以為射圃左廟右學始合禮度而殿宇與學宮巍然
並峙龜峯在前主賓相埒於是神妥其靈師安于教士
樂于學厥功大成矣經始以戊申八月庚寅落成以己
酉九月壬戌又五年癸丑廖君亦遷秩貳守大理去西

安其冬余考業至郡縣教莆田林君典與其弟子員葉
富輩以李公與君皆有德于學其事不可無紀以識不
忘乃狀其本末謂言行臺余惟學事興廢激揚而振厲
之余職也況言亦有教不可拒乃為次第其歲月進其
師生而告之曰若知

朝家建學立廟之意乎子思子不曰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乎夫命也者天地之化育也化育
流行有善賦于人物人物受之則為性循是而之焉則
為道而教也者則聖人修道為之所以納人物於道也
人物各由其道則成性存二而命立矣斯聖人所以盡
人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也教之功用大矣哉古之

聖人有達而君師如五帝三王則其教各行于一世其
不幸窮而不得位者吾夫子也然其教則常行于萬世
故萬世此天地則萬世此人物而其命之所以行而不
已性之所以存而不息道之所以立而不廢皆夫子之
教之致然也其功用不尤大且久哉故曰自生民以來
未有夫子也然古者教立于上必有所施之地而後行
其所教之徒聚而學焉亦必有所於學茲學校之所由
以設也而凡立學必事其先聖先師而時祀焉重本也
此廟之所由立歟自漢而降凡學之所尊事而祀以為
先聖先師者惟吾夫子及其徒也今之學校古之學校
也其為教皆

祖宗列聖修道之所為也豈異古帝王之法哉若其祀
夫子于學禮則盛于古矣今爾師生幸生
聖明之世沐教化之休又有賢守令承致
德澤于爾躬俾爾藏修遊息有所其可不知所自知所
教知所學以求無負于

上下哉厥教厥學維何蓋聖有明訓皆因吾心也心者
性道之會也於其靜也常持戒懼敬以約之以致吾中
性斯立矣於其動也慎察隱微敬以精之以致吾和道
斯廣矣由是而天地位由是而人物育教事普焉學功
極矣其於天地之化育亦豈小補哉此人皆可學而至
者諸生於此能反求而自得之蓋予之所願欲以報塞

聖明者莫大於此雖李公與君之望于諸生不異予也
嗚呼諸生欲圖不忘有大於是者哉若夫文字之學苟
欲格物以致吾知廣吾業不可廢也如以資詞章干世
取寵而已則末也奚足云邪李公名汝嘉字士美晉江
人吾同年彭教榜廖君名鉉字汝器崇慶人吾同鄉王
華榜皆名進士其為政所先如此他可知矣記故不暇
悉至其用民之財與力義也不為贅故畧焉

嚴州府儒學夫子廟重修記 乙卯

弘治癸丑冬十有一月知嚴州府事東安李侯叔恢修
儒學夫子廟功成府教梁君璋率同官謁予記時考業
事方殷未暇為也越又明年乙卯大比選賢畢稍有暇

始為記之惟夫子之廟食於後世也其來遠矣昉于漢
至于唐與宋始王祀於學其高第弟子與七十子及諸
後儒有功於道者或以公以侯以伯從祀焉蓋報德報
功典禮當然也夫子功德在昔推尊以與天地並者有
矣然多引而譬之耳若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
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則言約而盡其尊夫
子也至矣知其意者唯朱子故本其太極圖說以解之
曰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
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於戲以夫子為太極其知
夫千也深矣何則太極一理渾然萬理之統會也理有
動靜動為陽而陽儀立焉靜為陰而陰儀立焉太極其

天地陰陽之本乎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
布四時行焉萬物生矣太極其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
柢乎夫太極萬世常然則陰陽萬世常運天地萬世常
覆載春夏秋冬萬世常生長收藏而萬物萬世常生二
化二無窮矣太極盛德大業至矣哉夫子一太極也則
其道德高厚與天地萬世同覆載教化無窮與四時萬
世同流行而萬世人物常在其造化中矣夫子盛德大
業不亦至矣乎推而祀之雖與天地同食報于無窮宜
也王祀之矣過哉宋亡胡元入主中夏太極幾於熄矣
天生我

太祖高皇帝真聖人也心乎太極肇造天地復育人物

惟夫子之道德是崇教化是敷故內自京師達于天下若府若州若縣莫不建學以育士化民則亦莫不立廟以祀夫子及其徒功德之報典禮之盛古未有也

列聖繼之禮益加隆蓋深知夫子功德與太極一也嚴之為府古睦州也有學有廟在治西南始徙而立之者趙侯士敏也廢而興之者楊侯溥也至是蓋再廢再興矣其興也事雖修而功倍於作制度加壯麗體勢加闕遂於事神非侈也工材雖費力役雖勤於用民非病也李侯蓋知急先務矣雖然夫子之廟廢修之誠急務也夫子之教化或廢修之非務之尤大且急者乎修夫子之教化必先修其道德修夫子之道德惟在修其太極

道德皆太極也妙蘊在心固人人之所同有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自古兩儀位而萬物育皆由能修之也修之何如主敬以存之寡慾以養之明之以致知充之以力行夫子之教也服膺而勿失焉則靜虛而明通正與義立矣動直而公溥中與仁行矣太極全體在吾此心而二氣五行之本立造化生乎吾身矣以之育士養民達才成德移風易俗以宣

國之化澤以贊天地之化育豈不綽有餘用哉又使民咸由之以善一家與一鄉士皆得之以澤當時傳後世夫子之道德教化容有廢墜有窮已乎李氏中原一儒族也家傳夫子之學以善於時五世矣今叔恢又以治

於嚴其條示教養以厚民生者意甚剴切庶乎知修此而吉者矣故遡其源與之言叔恢其益勉旃以信吾言於後世是為記若夫修廢歲月與工費未也可畧其寮屬有功茲役者姓名爵里皆當附書二如左

壽椿堂記

萬物產天地間植之大者有木二生之堅且久者有椿莊子嘗謂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言雖無稽大抵物之長且久者皆其受命於天獨正也植物之受命於天獨松柏也正夫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其以是與椿之為木也材實而堅剛幹大而端直與松柏同則其生長久而壽逾萬歲或有是理也夫物且

然而况於人乎夫子嘗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德莫大於仁是人所受於天之正理也人而仁德焉而至於大皆為能全夫正理者矣其壽也則宜然松柏與椿皆物也全其正性且能壽二且有用於世人也者萬物之靈也全其正性而能壽其有益於世當何如哉觀古之仁者與有大德者多矣其窮則化于家善于鄉澤于後世達則善天下澤萬物其益大矣豈物可擬哉世之人乃以其靈於萬物之身於其所受不知自全反歆羨夫物之能全者託以自擬或以擬人吾嘗怪其惑焉既而思其故植物靜者也人動物也動則天撓靜則天定植物無欲而人有欲有欲則天泯無欲則天全天定

而全理有然也然則君子之於松於柏於椿愛之擬之
友之非慕其物也取其靜也取其無欲也取其獨全其
天而已矣歛人鮑君光庭讀書能詩幾壯失恃獨事其
父樂靜處士能得其懽心每竊哀母氏之不見三人之
父母具慶者輒感而盡然以悲處士知之恒以天命喻
解之光庭雅欲樂父志不忍違其言嘗即所居奉親之
庭扁曰壽椿之堂蓋將以樂父志而願其壽祈至于與
椿同也一日來杭謁予求記予未及識樂靜而嘗識其
弟友善處士因識光庭光庭鮑氏之良子弟也鮑氏歛
之善族也居棠樾世周于利而雅尚禮義十八世猶同
地而處數百口猶同門而居其老者慈而嚴于教其少

壯孝友遜悌而忘順不失文事蠶織男事詩書力農桑
以資祀養供賦稅其商旅于外者與善麗明一毫非義
不以入于其家其閒居于內者尊人卑己一事非禮不
以施於其鄉居積久而益富有餘能散以濟人之急其
於道雖不必其能知之而一家所由無非是者詩云民
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鮑氏有焉而
國家天保神錫之福蒙被臣民即一家而天下萬民可
知矣若樂靜處士者聞其少勤于生長篤于善老且不
怠內以友慈和毅處兄弟子姓外以禮讓惠利處鄉黨
族里濟行救貧病其為有益于世也何愧大椿之多
蔭其立心之公直何愧大椿之無欲其為性之樂靜又

何愧大椿之靜植哉蓋凡椿之所以能壽者皆其所有
不待於取之彼也其壽也與椿宜同其久長矣亦奚待
于祈哉堂之名意如此噫亦深遠矣處士名倫字時憲
別號樂靜友善則其弟也名珍字時瑩識其弟可以信
其兄識其子可以信其父故不辭而為之記

著存堂記 辛酉

著存堂者今巡撫貴竹錢公祀親之堂也昔公為卿于
南京光祿寺未幾丁太宜人憂去位居杭卜葬于湖
西南靈隱寺北高峯下構堂三間于墓次為時祀致齋
之所題其額曰著存取祭義致愛則存致愨則著存
不忘乎心之語也公可謂篤于孝思者矣及居考

誥封刑部員外郎翁之憂合葬于太宜人墓讀禮著
存堂予時督學兩浙公子祥棋從予問易問嘗弟公于
堂公以予同年同志命予為著存記予謝不文者再公
固以見託愧未能有以承公命也已而予辱誤
命擢長臬事于滇未履任言路有諫予者以私憾劾予
賴

聖明俯察公論降旨調用予調貴臬而言者私憤猶嗷
嗷未已也當途畏其噬已莫之敢違遂假沙汰以老病
黜予歸而公適膺

簡命來撫貴竹憲節甫臨而予載書之車已駕則著存
之記又不遑為之矣歸之三年跼伏田里無事累心竊

惟同年之知己且知言如公者幾人哉况嘗升堂拜員外郎翁于堂辱翁之知愛者忍無一言以塞公之命乎是以忘其固陋而勉焉為此嘗讀禮反覆祭義求古仁人孝子之心矣蓋其心自無一息之不存故其於父母也生則敬養死則敬享又無一息之不敬焉其享也或立廟于朝或有廟于家隨四時之際得盡其禮而不過焉禮齋之日極其追念之思嘗若承顏之際色不忘乎目也嘗若聽命之際聲不絕乎耳也又若就養左右而其心志嗜欲不忘乎也其致愛可知矣祭之日極其想見之誠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也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也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則其致慈又可知矣夫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慈矣神雖微而猶著此豈勉強矯拂之所能然哉亦致其心愛敬而已古人之心如此公以是名堂其亦心乎古人之心與以是記公之堂以視其後之人俾永言焉勿怠

是閑堂記

是閑堂者順慶貳守金華錢侯名其退休侍親之堂也侯浙東名士也寬洪簡重偉有長人之度其為政於順慶也有惠澤及人士民懷之今六載於茲矣二州八縣千里之間民昔無襦者今五袴矣昔無糧者今積倉矣昔無常者今有常心矣侯喜其民安上之政而由其

化且其時又無虞焉內顧其私身固未老而親則已老
暗然鶴髮垂肩如孤松獨茂鰥二獨宿寤言無寐焉陟
站之際想像言念行役已久惻然傷心撫林鳥之倦飛
幸動知還之念遂因

朝覲之京思借沙汰為自陳休致之計圖遂乞歸將父
之願將闢其就養之堂易其扁曰是閑蓋取昔人未老
得閑方是閑之語也龜著協吉詢謀僉同走使石谷具
言其故告于主人而請記焉病夫婦老幽谷于今三年
時雖我舍而吾君臣之誼則常在心而不可解
君民之憂時觸目而若傷於侯之請怒已量人知其不
異我心也則進使者而語之曰夫汝主誠於歸乎否汝

其審焉歸而復于主侯又曰吾計決矣老友待吾養如
夕不可闕吾計決矣惟大人不吝教言而與之記穎如
得歸固閑於民事矣然自修以事天與吾親者穎敢閑
暇乎哉使使復來余不敢固讓而與之言夫君子之出
處惟其時而已然進退有禮義焉孔子嘗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安於時也至其進以禮退以義蓋從容中道
聖人固如是也吾人學孔顏者也今雖不敢自附於孔
顏矣然不曰聖賢可學而至乎方侯之少也采芹在泮
從事夫子之教久矣既長以賢能領薦書于鄉作賓於
上國歌鹿鳴而來藏修游息於大學業大成而後試事
下有司入銓選部請于

天子命授別駕初試為大夫從政於大郡其進也循序
有漸近於有禮矣一服官政才兩考使民飢有食寒有
衣而逸居有教亦已成功獻績于

朝近致事之年時未我舍遽引年以請在人臣之義固
未安也親老在堂朝夕闕養在人子之情則迫切甚矣
揆以恩義則侯報

君恩之日長於報親恩之日也伸此屈彼古之人有行
之者陳情表是也今侯以權處之父子之情君臣之義
蓋兩得之矣遂書以復於侯得書喜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其以仁術進穎平穎也敢不受教遂
命小子薦筆其言于軸奉以為是閑堂記抑昔人可

在天無閑日月在人無閑聖賢故夫子語子貢曰夫
則不暇亦閑之義也閑固聖賢之所不為也

洪菴記

越山張君仕吉之為郡陰陽學典術也逾二十年其仕
雖不出鄉以多才幹嘗為上官所委督運軍餉於邊郵
殆無虛歲第其膂力剛彊足以勝之未嘗敢告勞弘治
初以疾不能騎始厭奔馳以其官命其子傑代之自乞
致其事以歸依農圃而休且息焉歛其經以紀一家所
居越山之傍有膏腴田幾一頃足以自給而及人於是
即山之東聖泉山之右營居室焉室居南向北雖因山
勢亦以寓其不忘

朝廷之意也居之前左右翼以兩廊為間共以十計闢其前為小菴日坐其中左右圖史覽觀以自娛客至相與命酒看山酌泉以頤天和而忘勞焉扁之曰逸菴蓋以昔之勤於王事為勞且拘而今得放浪於田野為太平之散人足放且逸也予之始出而仕於朝仕吉方以有司薦起而受官典術于郡學及予被汰而歸耕于其棠則君歸已十有二年矣暇日訪仕吉於越山之麓入門飲於菴中君指其扁而請曰自永勝之構斯菴也朝於斯夕於斯歲時伏臘祀吾祖與考必斯春祈秋報燕饗賓客若友於斯蓋不復有昔日馬蹄驅逐之勞州府伺候出入之拘忌矣斯名之題亦聊志吾昔勤今逸昔

拘今放之情大人先生能不忘其初過我山間來賈斯菴可無一言記於其中乎吾謂之曰天下之事大小萬殊其成也未有不由於敬勤其隳也未有不由於逸放故先儒以敬為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以逸為一心之鴆毒衆惡之源委然則敬也者千古傳心之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自天子至於士庶人皆不可一日而不敬也逸則心放而不檢萬事隳矣故自庶人而上皆不可一日而或逸也書以無逸名篇而極言敬而無逸為祈天永命之道詳陳古人以敬而享壽永祿之福以為勸而併及逸而殞身感國之禍以為戒周召忠誠垂教之意深遠矣然則敬可也不敬不可也逸不可

也無逸可也君菴以逸名可乎惟孟子嘗以佚對勞言之其言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則佚有安閑之義乃勤勞之效也勤勞者亦效之道也勤勞於前則安佚於後亦理之必然也故注無逸書者以謂勤乃逸為以勤居逸則可謂為能勤能逸為不可皆足以見逸之不可有也惟易逸為佚則庶乎其可耳蓋佚則猶足以驗其勤也仕吉謝曰非大人先生則此生幾不獲聞此言遂書為佚菴記使以自考

岳池縣大智光寺重興記

岳池為縣初析果合渠三州地而今貴焉蓋山水之區也故名山大川勝境在其域中者為多而又多為老君

釋子之神所蟠據可慨也昔致堂胡先生謂中華無人而深悲之以是故耳縣治枕龍穴山之麓而鳳翔三峰森立於後如翼蔽其背真百里之勝處也自治東行三十里隆然長施為崑山已據於釋氏稍屈十里山自直北來如城倏然中斷峙為兩山右為子仙左為南峰豁然天闢為岳門東西對峙雲端雙聳琳宮梵刹金碧照耀尤異觀也南峰東馳而下夷曠為平楚或隱_二如尺蠖之信而復屈或矯_二如游龍之翔而復伏一屈一信屢低屢昂東又四十里界水而止其止也渠水亦隨而繞之三折三屈而後南馳以去山如垂鈿其蠖屈而起為山其信而坦為平其陽有坪曰大陽迎而前隨為案

其陰有岡曰富流將而後擁為倚水繞而東山曰金鼎
龍泉輔于左水繞而西山曰馬盤瑪瑙弼於右東之隅
為白崖壁立萬仞一白際天無際不二嘗置蘭若於顛
南之外為金陽森立如笏三白齊雲文殊普賢嘗開道
場其椒昔唐天寶初什邡僧有馬氏子牛行虎步卷舌
過鼻嘗行脚至此卓錫垂瓠處晨起日出高磴見山有
紫霧封罩之祥夜坐月上慈光見山有水輪照臨之耀
故名其山曰清涼取地氣之隆也結廬其中扁其額曰
智光取坤德之盛也其法名為道一是為開山之祖焉
道一既與物化寺亦隨衰歷劫既久遂成丘墟山川盛
衰豈不存乎人哉成化己亥邑人 氏子少因天闕無
人道之感遂出家為釋氏之嗣法名道高得智光斷碑
於荒蕪之中遂以興復為己事積二十餘年其心不渝
而成智光之舊焉吁清涼山川之異豈將昌佛之道故
天造地設成此山川之勝前出後述以生此道一道高
師徒之賢相繼以成此智光之業與昔致堂胡先生感
帝王之祀不繼嘆中華之無人而悲之其意深矣今吾
記此寺也時學校廢弛聖賢之道不興益甚得不益重
吾人之悲夫

弘治十七年甲子春正月身薦編錄于甘棠書院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三終

石谷遺稿卷之二十四

張氏祖塋之碑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四

碑記

張氏祖塋之碑

監察御史山東張君國興奉

命來按浙江將竣事還朝間以家狀事大畧示某曰

楨之先初居平度州治之北境青陽社世業農高祖以

上有墓無譜恨莫考其詳曾祖諱紹先娶於城中是為

曾祖妣田氏因置產闌闌居焉生四男子伯諱志剛仲

諱景文叔諱斌季諱欽二吾祖也皆未成童而孤恃母

氏守節撫育以成立蓋曾祖妣生九十有二年乃以考

終其孫十有一人曰俊曰嵩伯祖出也曰信曰宗義仲

祖出也宗義始業儒學為文宣德乙卯中山東鄉試仕
為房山縣儒學訓導歿以子貴加贈文林郎廣平府推
官其七聰明敏智皆出叔祖順麟鳳皆出吾祖麟吾父
也曾孫十有幾人中鄉試者三其一公玉成化乙酉科
即為廣平府推官者其二信之子霄與禎俱甲午科霄
由訓導擢知遷安縣某辛丑登進士由行人擢今職三
年考績蒙 恩予敕封父散官二皆與禎同封母某氏
太孺人弟祥亦以入粟得冠帶為義民餘某二及玄孫
多幾百人皆篤守分勤業無踈于禮義者禎惟吾曾祖
雖蚤世然篤生吾祖兄弟遂生吾父兄弟大啓詩書科
第之傳吾兄弟席其餘慶承其世業先後登科第取貴

仕兩膺

恩寵光賁其親于存歿非曾祖與列祖積

德累善昌克臻茲二婦幸便道得拜掃兼省親庭將稟
命樹碑墓道示後子孫於無窮俾永不忘子盍為二文
予不得辭因問其先之德善國興曰吾先世遠者不及
知二者自吾祖兄弟皆質直淳朴勞筋骨以食上而自
食其力有餘即以分人不計施報教子男務詩書農圃
女務蠶績縫衣裳饋飲食各敬飭不煩督率尊卑外內
無踰分祀先養老慈幼待賓客無廢禮居常念生事艱
難不為誇侈不忘憂勤祖子孫惟肖迄于今不變外此
它不能知亦不敢誣也予聞其言歎曰嗚呼今之人乃
有淳朴尚然邪斯為出乎故齊土之流風遺俗遠矣詩

有之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蓋雖周之盛時臣子所為祝君之福者惟願其民然也君家之德善有比又何加焉其流慶于今而延于後世者蓋綿綿如瓜瓞然方殷而未艾也究其本不唯在是乎則揭其本以範於後莫壽於石樹碑宜也昔人有言祖父有善而不知非知也知而不以傳焉非仁也斯舉也謂非知且仁者之為乎夫豈務名直以矜炫俗人耳目者邪則文於予又宜也張氏自高祖以上皆葬青陽曾祖以下始葬城南某里某之原其墓位中曾祖妣某祖妣叙附于左某祖妣叙附于右云銘曰
太僕世遠澆風日滋彼人其天孰淳其漓倚歟張氏遐

獨世美亦靡它民之質矣惟其質矣浸積以文詩書科第蜚英揚芬白簡青袍黃堂烏府
龍敕鸞章帝恩天枯有封有贈生榮幽光綿二慶澤源深流長采坊在衢崇塋在埜礱石鐫辭以示來者勿拜其樹勿踐其封曰此德門諸靈攸宮

平西夷碑

皇明弘治改元之六年貴州東苗叛于都清既命將討平之未幾餘孽竊作十有一年西夷阿保輩復叛于普安

皇帝若曰我太祖再闢天地武定德綏百有餘年蠻貊率服雖時有

倍叛隨亦平定晏然無虞矣惟茲苗蠻遠在要荒西堡
方平東苗復起豈食于其土者弗能仰體

皇祖天地之心威愛弗中畏懷失道使之然邪乃

臨御之十載簡命御史合肥張淳往巡按繼又起大
僕卿錢塘錢鉞於制中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與

敕書往巡撫二公相繼至奉命惟謹嚴明同心庶知

阿保等助土官隆暢之逆手讐其父又烝暢之棄妾謀

其夫首亂三綱賊害諸寨雖夷狄不可不治之以正遠

方風俗協謀總兵東陵伯焦俊左少監楊友議誅之申

之以文誥招諭之至于再至于三徐震以威武讐服之

弗治脅從恠殲厥渠魁耳以都指揮李雄吳遠侯宇合

攻其北劉瑛王章分攻其中張泰黃京操振于東督糧

餉食其軍士則叅政馬自然副使周鳳左叅議王果僉

事龔嵩不旬月間降其黨福佑楊敬阿洒等三百家若

千名口擒其子阿鮓莫等若干名折其首阿保等若干

級惟賊婦米魯先逸去撫定夷寨幾百家三百里悉清

而滇雲之路遂通會議以捷聞且言米魯惡極罪大

不可以宥

朝廷大加論賞許追米魯以正典刑三司諸公合辭請

文於巡撫錢公以紀成功公不自居走使山中貽書於

同年友通曰是役也皆

祖宗德澤在人

皇上恩威及遠故方面協心將士用命所致鉞何功紀
石之文何敢當予嘗與議其事敢請撰為碑文一通樹
之通衢揄揚昭代盛德以警示夷狄通媿非立言者
辱公專命不敢固辭惟自開闢以來堯舜暨我
太祖高皇帝之有天下皆聖人之位乎天德者也又皆
當一元會數之中堯舜之時會在巳午之間陽進開物
之盛如歲方大夏萬物於是乎蕃衍也易乾之繇曰九
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堯舜
以之

皇祖則會將午未之間陰進闔物之始如夏將及秋萬
物於是乎相見也姤之繇曰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
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皇祖以之故在唐虞二帝五臣君聖臣良萬國咸寧惟
時有苗自作弗靖堯舜可專用文德以來之刑用輕典
惟分北之以全其生此以雨露代雪霜也在皇明
一祖五宗以聖繼聖萬方咸服蠢茲有苗屢作不典
朝廷不得不兼武德以勝之刑用重典討伐之以揚其
威此則以雷霆為雨露也臣嘗譬之大明當天萬方溥
照而陰崖窮壑山川出雲風靈作暄而雨則魑魅魍魎
山魃木客百恠並作忽雷霆一震則陰暄劃開邪恠銷
滅天清日朗矣然則今日阿保輩之變其猶斯歟諸臣
申巽之命奮震之威以致天之伐其亦識天地之心而

法其用體

祖宗之心而順其命矣宜其成功也易哉通嘗為長于斯而司其臬於遺民義當有教故敢以是承公之命詩曰昔在堯舜世號唐虞時謂化國日長以舒君聖臣良動天惟德蠢茲苗頑自取分北有商中興苗又弗玉高宗震怒奮伐鬼方

皇祖龍飛會當午未天地將闔為之再闢惟爾有苗叛服不常屢屢天討終不知方往者使臣多事姑息養虎食人遠憂誰惜爾苗猖獗如獠如狼既滅三綱禍延滇疆使臣乃奮敵君收怒既發乃聞有含有取天威斯振王度以張遠人懾服莫敢不王我官貴臬嘗司其鞠斯

役與聞問愧匪淑樹碑通衢以示百蠻庶知帝德無效苗頑

河南按察司續修碑記

河南按察司始建于洪武紀元之十有三年治南董門內古蔡河之陽其後僉事彭公京改置今治歲月無考宣德正統間凡再修葺有記具存可考也天順辛巳河溢入城解宇悉圯于水惟廳事後堂僅存而欹危頽折不可以居官吏胥儻居民舍以治憲使眉山吳公中昕夕兢惕不遑爰及寮佐副使句容張公諫等協謀葺新廳堂而兩幕六曹之宇庶僚群吏之宅皆循序重建之高敞壯固視舊有加於是官僚攸躋有堂攸寧有室而

廢興墜舉矣惟重門雖葺其舊稍庫隘方將易之而公謝事以歸不果成化初憲使建寧劉公福至復飾以石欄已丑奉天宋公欽繼劉為使始及同列斥重門而高大之然後內外規制始完稱而極宏麗焉未幾宋公擢僉都憲以去盱江河公喬新來為使司適甫治且以濟飢故不欲以無事糜民惟時葺其敝漏盱江既去旬宣荆楚天台陳公選代之謂廳前左右楹設欄幙非所以昭示無隱命撤去之謂門臨通衢無屏蔽非所以取則用晦復於門外夾道屏以列植改登臺之階以就禮刪傍臺之枝以去蔽治周廊之腐折正行道之迂曲由是內觀則踈明洞暢外瞻則邃密深嚴事雖葺舊而功實

勤教亦彰矣功既訖公乃礮石走書分司命予記之且惟歸功前諸公而曰今日之瑣二補塞不足以煩執事意甚厚也予時方考諸生業以不文辭而公尋以憂去故未有以承公命今歲金華陳公來履公任思彰前美復申公命趣成之其不泯人善之心尤厚也故不辭而叙其事且申之以言韓子曰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夫天下之事精粗巨細蓋多端矣其所不可同者衆雖行之君子不苟從俗也至於天理民彝之固有君子惟求盡其在我而已暇恤人之同予否哉乃若朝廷創制立法備物成器以撫世致治宜民利用在臣子職守所當營建而修葺焉者則其事固有非一人之

能獨成者亦有非一時之必能久成者是其同則成異則敗理必然也故或上下之相承必同心然後造始者有人以代其終而事畢成否則鮮終矣或先後之相繼必同心然後造端者有人以拯其弊而事久成否則易弊矣上下同則成天施地生交泰之義也先後同則成陽生陰成恒久之道也天地同則泰陰陽同則恒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况人於萬事非同心豈能相與以有成功哉今天按察官之有司治也蓋將貞百度肅百僚于斯以興其治明五刑弼五教于斯以弘其化歲時慶禱于斯嚴其禮也朝夕聽斷于斯平其政也協同恭敬于斯澄其源也是惟綱紀之地政事之區經綸之府

其所繫匪輕也則其制度其可不備規模其可不宏儀觀其可不壯麗哉然則諸公先後相繼嗣蒞其事所以惟廢或未興墜或未舉之為懼而不敢憚於營建繕理之勤者豈非趨于自同而不苟自異哉是固宜其事之久成而無弊也雖然天下之事有大於是者惟擴其不自異之心而明其不可同之義去其或獨異之私而堅其不苟同之志則雖以之佐理天下參贊造化事將無大不成矣况一司一方之事哉推諸公之心皆可以訓故為記之石以眎嗣來者而并語夫凡為上下者亦庶幾其咸有省云凡官于斯與議立石者皆當得書具列其爵里氏名于左

千戶侯劉誠之德政碑記

夫子嘗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謂君子蓋仕而在位長人者也道則所以長人之理即天地生物之本而人由之以生者也仁其是乎人而學道則有以開氣之鄙脫欲之枯心通乎理而無欲以間之矣持是以居人上則已欲立也必思以立人已欲達也必思以達人而所以養而教之者亦必有本末其所與聚者必人之所欲也其所與去者必人之所惡也豈復忍封靡而拂人性哉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既自兵農分而生人之類有民有兵異名籍矣而長之者官遂有文武各異其職長民者皆學而仕者也長兵者則廢而仕者也學而仕者士

也廢而仕者武胄也士而仕無弗學焉者武胄而仕則有學焉有弗學焉不能齊也夫學焉者猶多不知道况於未嘗學者乎以未嘗學焉不知道者使之在位而長人望其能愛人可多得乎不可多得而一得其人焉其不尤可貴乎哉若徐之左衛後所千戶劉君誠之其學道愛人之君子非歟誠之固始人也自高祖曾祖及祖與考四世官皆武職長兵有惠愛在人誠之席其廢以仕仍其職也始誠之與弟顥少皆篤志於學厥考梅軒翁雅好儒術不欲其以廢仕遣游州庠充博士弟子員習舉子業師事淑榮李先生友事今少叅孫公邦玉僉憲張公習之與共學講求義理以淑其身不徒從事文

字之末也凡三舉於有司不得志始僊就廕仕其於道也蓋嘗學之矣故其長千夫也獨能愛人如不忍士卒之無營居也乃承考志用其治命殫心畢慮聚材鳩工營構房屋積十餘年不怠下感其誠富者效資壯者效力雖其弟頴亦協心力助之千夫之宅相繼以成中為衢道外繚以高垣固以重門士卒遂皆安居焉其未有室家也給財禮以昏之或有凶喪也則置榼橫以奠之為之醫藥以療其疾病儲之布粟以周其貧乏患其遠汲也則掘地得泉使皆井其井苟一有失所其心惻然若已厲之導其妻子使畜鷄彘勤紡績織蒲結巾腐菽為酒醋以市易衣食生養裕矣則只立社學以教其子弟立營長以治其忿爭月朔則為酒肴以樂其長老每漕卒行盜輒興則嚴夜巡以警備之偷竊遂絕從化而善者撫之以堅其心稔惡不悛者飭之而冀其改故公道行澆風息美俗興焉孟子云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誠之其庶幾矣乎庚戌春予自汲臺移官于浙道徐其兵士之老某等感侯之德無以報之思欲使其子孫念之不忘也協議立碑以紀其政誠之初不知亦不能禁也諸老以予昔嘗館于劉氏且嘗過其營而觀于其政相率謁予文其實于石予雖諾之而未暇為也今年春諸老以習之與予同官浙臺千里馳書以申前請乃據書詞文之石以為記昔衛武公有惠政于其

民二歌其德曰瞻彼淇澳葦竹猗二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頌武公德善之及民亦本其學道之功也予不能詩敢借以為碑銘

貴州都指揮使司題名碑記

題名有記非作無益也昔明道程先生續晉城縣令題名而自為之記以謂古史廢久矣苟有題前政之名氏而記之以傳後俾其善惡無所揜則法戒於是乎存焉為之猶為近古然則記題名亦豈可緩乎貴州都指揮使司舊有碑題成化而上至於洪武以來官於司者爵名姓氏于石石既盈矣嗣來者無所於書蓋闕事也金

李公來使於貴乃與同寅二王公議續之賜得貞環
龔斷為碑品列成化後為都指揮使及同知僉事姓名
爵里於右而虛其左以俟嗣來者需予言記於其元洪
惟我

太祖高皇帝之有天下其合而定之也以武功而得之未嘗不本其德其經而綸之也以文德而守之未嘗或忘武備觀其建官分職制治保邦之意可見矣蓋法天地酌古今立萬世常行之道也何則天地之於萬物也匪陽弗生匪陰弗成聖人之於萬民也匪文弗懷匪武弗畏文猶陽也武猶陰也是故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燠之以群陽者至矣夫然後有霜露

之厭滄有水雪之嚴肅寒之以辟陰焉萬物斯成矣蓋
陽德之生二常用不息而陰以助陽成功則有時不常
用也然亦未嘗一日可無焉治恒用文而武也者有事
則用而不敢黷無事則備而不敢廢其思慮預防之蓋
亦未嘗一日或忘焉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曰
惟事二乃有備有備無患聖人之為世慮深遠矣哉雖
然文陽武陰職分不同君之授命於臣者也固各專其
一而陽健陰順性分皆同天之授命於人者也則皆會
其全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也此健順五常
之德性之全體也人心之所同有者也諸公蒞其職
思治其心修其德畏天命而不失其付畀之全焉將
以文則有恩而可懷以武則有威而可畏如天地之有
震雷和風化日時雨濃露清霜瑞雪也萬物其有不生
成者乎苟惟其職或昧其性弗思治其心則陰陽之用
或失其時中非過則弗及霜或殺殺不殺草雪或傷蘭
不宜麥矣斯名之題能免指議於後哉能免指議於後
哉願與諸公勉之戒之是為記

神道碑

明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黃公神道碑銘
弘治八年乙卯三月十八日辛丑郵致四川按察司副
使事黃公自立卒其葬也某已志其墓矣其從子庠生
溥狀公行實謁文銘于墓道之碑某公治民也忝職斯

文于浙誼不可辭按狀公諱隆自立其字南谷其別號也考諱潤玉世稱南山先生登科始仕為南昌府學訓導起為監察御史陞按察僉事提學廣西提刑湖廣祖諱良贈監察御史曾祖長卿仕元為蟹浦巡檢其廿一世祖諱晟仕唐刺明州多遺愛於鄉郡公生六歲隨南山在南昌祭酒顧菴胡公有識鑒一見竒之曰國器也少長侍南山學於廣西臬廨以時文見知方伯會稽胡公智因友其從子漸齋廷慎弱冠歸與同邑楊文懿公共學文懿嘗讓之曰吾徒博耳非君之次學曷成吾二人者如房杜也人咸服文懿為知人景泰癸酉以禮經中浙江鄉試有司錄其經義以傳甲戌登孫賢榜進士

初為南京刑部主事以淑問見重於其長嘗提獄命卒畜貓以去鼠齧囚之患著置貓說以示後莫夜有投白金五十兩于垣以餽者明旦暴諸堂司寇楊公寧啓緘知為湖州糧長以違限違繫罪雖如法求公早釋耳揚公雅重公至是重益堅己卯進本部員外郎庚辰遂擢廣東按察僉事便道歸拜南山先生先生書所作憲臺銘勉之曰執此以往其庶幾乎公服膺焉履任所至有水槩之聲尋以舒安人憂去位服除改福建既視事會吏有望風解去者刑清訟簡民以不寃分司兼理饒法尤嚴勢豪之託蘇亭戶之困後理軍政釐革宿弊里胥莫能售其奸目公為神明初福州屬縣福寧濱海無城

守寇猝發水陸則官民皆窘迫無所措公議為城陞縣
為州重體勢以鎮服之當路上其議干

朝廷之就命公督其事功成民倚以安

朝廷 予敕旌其能未幾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時彭公

韶長憲事素有望一見執公手曰欽公香名久矣不圖

今日幸與公同堂也相與甚歡於是同心以振風紀獎

革澤流蜀人安之松潘蜀西北邊備也軍食仰給內運

每米一石至費十倍久為民病公議屯田其地每歲易

米以銀往給焉當路行其言軍民兩便之至于今不易

嘗監鄉試事病典文惟初場主意是取一弗合則後二

場雖善棄弗顧公每試畢輒取墨卷窮晝夜較閱果得

一卷三場詞理俱超詣比號正內簾所棄者質諸典論

取置群選果協人望凡事忠勤不憚勞勩類如此當路

方議薦公于 朝不幸南山先生訃至遂奔歸實成化

丁未秋九月也公服喪終得痰疾且患時士風汨利勢

急進取鮮廉退思與易焉乃以身先不復出遂即所居

南鑿池構亭樹松竹梅其傍顏曰四友蓋以己合三友

而四也前為屋名春夢窠日與朋舊論學其中暇或吟

或酌以樂澹然忘世累也適彭公以刑侍奉

命巡視兩浙聞公尚健乃曰黃自立清白天下士也不

出如世道何擢郡邑遣禮幣起公二雖重違其意然自

度不能偕俗竟辭公剛方廉介雖老不渝其於忠孝蓋

性成也方在閩泉有擁璫閩產也得時主事士大夫稍
附之公十年于閩再至京師未嘗齒其人足其門或勸
公往壽其母亦不聽其始至蜀臺傍有五顯祠吏請謁
公以非祀典即白于其長改以祀趙清獻公其不惑又
如此家居凜然自守仕其鄉郡與邑者雖甚懷利懼公
不敢自遠時人有虎豹在山之北焉生平人未易見其
色喜惟於南山入祀鄉賢祠則曰父入賢祠吾孝庶幾
矣及孫異登科為邑教則曰孫登仕版吾忠庶幾矣蓋
公志在顯揚心存康濟君親之念未嘗一日忘也此
可以窺其蘊矣嗚呼公豈以隱退為高者哉公博學能
文所著有南谷集若干卷傳于家卒之旦神氣清明

疾者內外姻黨咸在舉目周視如執別狀須臾逝矣遺
命深衣以歛上距始生永樂癸卯享年七十有三元配
王氏封安人繼萬氏俱先公卒繼翟氏子男三長某仲
某季某女一孫已曾孫男五銘曰

彼鉤而侯孰其如矢彼舌而存孰其為齒士也脂韋衆
歟何誅世無豪傑人極誰扶偉黃氏家傳正學南山
於道卓爾先覺父師子受洵有古風不鉤不舌性一心
同柱史孤標使君勁節橋梓清芬後先相接急流勇退
在古無雙一世兩美於今耿光嗟軒冕匪鶴伊祖自
公視之不啻泥塗擾真臺錦衣玉帶自公視之不啻
塵芥蓋惟內重斯見外輕矯時救俗乃俊摛情惟竹松

梅友公為四一先以彫三亦顯穎墓道有石我為勒銘
來者覽焉永感斯文

墓表

姚母陳孺人墓表

詩國風二南詠文王修身正家之化驗於天下女婦之
多賢書洪範九疇行人君建極錫民之福首于天下人
民之咸壽蓋天下女婦之賢即人君修身之化行於家
而旁達於外人民之壽即人君建極之福歛於上而敷
錫於下也在昔雖一草木羽毛之端猶足以彰天地之
至和而昭帝王之至治况夫人為物之靈而善人又人
之瑞乎若吾郡陳孺人者其淑德備福蓋真人瑞而足

以見我皇明

祖宗列聖造化之深德澤之廣也孺人諱壽童授承事
郎姚公彥儀之配也父處士諱世傑母徐氏俱淳質無
偽生孺人天性柔靜而剛方不喜外飾不輕言笑年十
七歸知卻厚資與其少弟此其女德也既歸夫以鮮兄
弟弗克卒學或授徒于外或行商江湖間以資祀養孺
人躬勤勞以理其家事其舅姑無闕養而敬愛皆得其
懽心其婦道也事夫執柔恭無違禮夫一日自外買妾
楊氏婦所親或謂曰既有子焉用此孺人欣然曰諺不
云富媼下口少乎况聞之有家患不均既來則安之何
多此邪待之逾厚其妻道也諸子自能食能言教之皆

合古內則稍長遵夫志俾就外傳學仲瑞季珍業既通
則又以夫命遣為州學弟子員瑞中順天府丙子鄉試
仕至鄆教珍登國學仕為實應丞璲其叔也博學能
詩以其克家俾代父承家事其庶瓊揚出也撫教之如
所生其母道也家初未盛而承事公多才猷善經理以
孺人之助無內顧憂得殫力生業不數十年遂成厚產
賢甲州里然積而能散於濟人利物等義事凡夫意所
欲為即贊成之若輸粟馬以拯飢助邊治橋道以便行
利涉周人之急而薄取其息貸人之乏而多毀其券若
此類義雖夫制而子承而行之實皆孺人之勸相與其
教也蓋其植德也厚矣晚與承事公偕老而家益肥身

心益康寧飲食益進瑞六十餘猶及致仕歸養璲常冠
帶侍左右孫曰文與珍同登國學曰龍曰謨曰兆並
游州學皆冠衣儒服巾曰武曰夔曰袞咸習尚儒詩禮
森如芝蘭玉樹盈于庭堦歲時晨夕集讌為歡凡口體
之養心志之樂無不豐腆而備極足以怡情而忘老蓋
從容九十一年無疾而終成化癸卯秋八月廿七日也
後承事卒之歲十有七年今諸孫龍謨兆又相繼登
國學曾孫二十有二人和嵩爵茂我俱補郡庠生駸
榮階未可量也嗚呼孺人之好德幼長迨老愈篤不渝
為女為婦為妻為母皆盡其道視詩人所詠女德之善
其賢遠矣而其壽富康寧而以考終命書所列五福又

具備焉茲豈無所自哉蓋孺人生長洪武永樂之間值祖宗肇基建極叙正彞倫修明綱常之際道化之隆德澤之厚漸涵薰煦于天下如天地春生人物長養樂育其中者宜其多賢善而獲福壽也嗚呼孰謂孺人之淑德備福非

國家之一瑞邪又况即一人而天下千萬人可知耶通與璉婚姻家也嘗獲升堂拜孺人知其事為詳故為表而出之以徵國家之盛

皇明武德將軍徐州左衛後所千戶劉公墓表
嗚呼人之性其綱大者四而萬善出焉故凡人之於事

行之而善未有不根於性者也觀於武德將軍劉公亦可以見矣公世武弁也方九齡即有成人知識聞父議欲使代蹠告曰兒尚幼大人年未衰宜效勞報

國何事遽求閒後十餘年始代莅職即能以家事處王事夙夜匪懈寬平以御下愛之惟恐傷操習訓練風以動之必依於孝弟忠信使修禮義其於窮無告尤加意如卒王敏喪妻為出貲娶婦其一事也初與士卒自武昌徙徐卒苦無廬至多逃去公命其子顯為營廬舍九百餘間開衢築垣嚴密如解衆始安厥居衛既寡卒且窶漕卒缺七百人每雇役貸銀以萬計公謀於其長屢申漕司得奏免領運船六十八艘衆又稍蘇徐嘗饑

公廩空乏公出其私蓄麥二百餘斛給貧乏為種以種
衆賴以濟城嘗秋圮役者半漕卒其長市恩欲止工公
諭以義曰城以保障軍民可緩乎衆感其言復趣事徐
有衛二而衆寡殊不敵舊令出力役左衛十之二徐州
衛三倍之而八其長知案亡強以均役費纔三月貸緡
無筭公憫衆不堪從容與之辯不從乃退與其長議申
督府得仍舊衆悅頌之所部士卒常整肅器械必精好
每更番京營主帥望而能識之咸譽其能其器儲武庫
者歲造以時完他所或累歲逋欠罰逮其長乃率寮屬
詣公請董其事公毅然代之期年皆完遂皆免此公之
事國忠勤公惠其善如此居家謹於事死敬以事生父

羊老公與其配王氏事之能樂其心口體之養亦備極
旨廿年九十一康寧以考終二時有庶出子寯甫十齡
意以屬公二撫之善竟俾有成白首言及猶輒流涕婚
葬族人之貧者恒不吝每月朔後一日聚族人諭以善
而飭其有過者配王氏端靜儉素與公相敬如賓事無
專輒處側室有恩教子尤嚴雖飲食小過不少貸皆公
身率之也此公之齊家孝友肅睦其善又如此至其交
友與人敦信崇義正統末隆慶人有王生名彤脫虜難
至徐喪偶貧甚公迎而館穀之又為娶婦陸氏命其子
從學焉後資以游太學任為德化令終身德公不忘嘗
有馬借友生申英乘之而斃申欲償之公曰子路乘肥

馬與朋友共敝而無憾其獨不能然乎後為廣宗幕即
歿攬歸公葬之命其子撫其遺孤而嫁娶之以終其志
東昌人有余洪者流于徐母死不克葬公又葬之寶應
許慤公友也寓宿公所醉失雙金鑲公以白金如直償
之後得之廝役封還之許謝以書而歸其直故人李指
揮洪嘗飲其家見白石盆池欲之而未言公知而心許
之李以漕事行道卒公舉盆遺其家公以多病故知醫
常喜施藥以濟貧病者所治甚衆此公之施於朋友鄉
鄙者又如此蓋其善也多矣公性素剛毅不阿至其接
人則溫恭可近少年最善騎射遭時無事無所見其長
嘗曰武不濟以文非武之善也故每取友于士大夫以

學文術開覽翠軒為求友益之所且以教子二顯與穎
自幼皆習文學嘗遣顯入郡庠為弟子員學舉業蓋三
試文場未遇也成化丁未公引年乞休致僚屬數百人
詣當道保留當道賢之而重違衆志為下檄免其迎送
優禮之使仍治事是秋七月四日疾革詔二子曰忠孝
大節也爾曹勉旃言訖而逝享年六十有三計聞部曲
男婦無老少皆奔問號哭曰天奪我公衆將疇依邪士
大夫聞者咸以詩哭之嗚呼公何以得此於人哉事之
出於善二之根於性固人心之所同然乎予蜀產也而
仕于朝其出也又仕於汴往來恒道徐聞公之賢於徐
之人甚稔又識其子顯顯其孫貢又嘗問學於予徵公

之事於其子若孫非妄也顯友鄉貢進士馬君廷震又嘗為予道其賢故為表而出之俾刻墓上之石以為勸公諱安字宗岱別號梅軒考諱政配陸氏祖考諱興配汪氏封皆武德將軍曾祖考諱寶仕元為河南行樞密院副入國朝授武畧將軍配孟氏三世封皆宜人高祖諱通配向氏贈皆如子婦官品云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四終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五

墓志銘

明故鄆縣教諭梅菴姚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瑞字德潤姓姚氏世居廣安高祖號雲林居士曾祖諱再明祖諱仲先皆隱於耕讀不仕考諱頤字彥儀性篤孝富而尚義嘗割股愈母病又嘗出粟賑饑得恩授冠帶予散官承事郎妣陳氏有淑德生先生幼穎敏始就學日記千言稍長入州學二大成累舉不第以貢登大學景泰丙子中順天府鄉試明年中乙榜授雲南浪穹縣學訓導縣俗陋不知學科久乏人先生善教誘之己卯諸生陳寧遂中鄉試邑人榮之始貴學先生

性仁慈暇嘗推其餘力收葬邑民死于苛政及凶災者數十骼茵而捐俸為粥活其流丐者甚衆九載陞山東鄆城縣學教諭尋丁外艱服闋改陝西鄆縣學三載教成以母老致其事歸養凡十餘年母始終晨昏定省雖老不廢禮與諸弟處相友愛不衰成化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卒壽年六十有八配何氏子男四曰武曰夔曰龍為庠生曰昂庶出女二長適張鳳陽次適鄧燻歿孫男七軫輔輅輻輪軾轍女四人俱幼其年十月初八日將葬于城南江許化龍山之原傍祖塋也其弟義官璫監生珍率曰武等衰經詣余請銘先生余老友也銘不可辭銘曰化龍山鬱蒼一篆江水流決二山之麓水之

旁先生方此焉藏龔貞石刻銘章眎來齋碑不忘

明故文林郎荊州府推官潘公源潔墓志銘

公諱清字源潔姓潘氏其先本家西江之宜春自曾祖諱覺應者避元季之亂入蜀居廣安今為州人祖諱福字善初配陶氏考諱可學字禮年九十餘蒙

詔恩授承事郎予冠帶以榮其身母鄧氏繼范氏丁氏郭氏公鄧出也初娶州人周永清女再娶西華縣簿宥渠蒲永康女後娶順天府推官劉尚倫女生子男五時中先歿時正娶丁氏時彥娶周氏時冕國子監生娶姚氏時懋娶楊氏皆宦族女二長時蘭適指揮僉事李英次時蕙聘湖廣按察司僉事鄧杞子拱明孫男五柱娶

陶氏枕棹捍俱幼曾孫幾公以永樂十七年己亥三月
生二有奇質清脩端偉脩然人中鶴也癖好潔凡衣裳
冠履服之至敝不垢臚書几筆硯常整治無亂置點污
者雖儉飲而愛客善譚以勸每對客輒終日或夜分無
厭射意其性然也尤篤孝友虛事三繼母不殊所生皆
能得其歡心四弟雖異出而相與怡一如也至老猶不
忍析產處朋友先信而尚義處鄰里鄉黨忠而有禮以
相與不以富貧賤貴強弱老少生恭慢濟人之急不愛
其有故人多愛敬寡怨尤其行然也方童稚時即能五
七言句先生長老試之應聲而答皆功中與里人姚德
潤羊相次學相埒並遊郡庠俱為郡守郭侯齡高侯桂

所愛重屢以春秋學舉于有司不偶景泰初倖就歲貢
遊國學歷事御史臺練達刑名天順終始入選除湖廣
荊州府推官蒞事清勤慎果時守恃才敏蔑視同列獨
於公所鞠訟獄多稱允少所疵駁雖民亦以為不寃凡
在任七年以親老解職以歸時年五十有三成化辛卯
歲也公歸城北故有負郭田百畝近西山築室其麓種
梅軒前名曰梅軒城南洄水之澳有莊多修竹名竹居
公率其弟國子監生源流諸子時秀時冕讀書其中夏
冬南北歲以為常暇日郡大夫諸文學及親友或過訪
焉必留欸相與論文或登高以望或臨深而漁列坐梅
下竹間投壺飲酒賦詩以相樂蓋不復知世有升沉榮

辱事也優游林下凡十有六年二十六有八而卒成化
丙午夏六月十九日也卒之年十二月二十有六日將
葬西溪之原祖塋之次其孤時正等衰經來請銘公予
老友也初予舉進士獨寓京邸時公謁選曹招予與
同館食待予如兄弟誼蓋厚矣二十年間更幾離合雲
樹之思尊俎之懽不減昔人詎意今日而死生遽分邪
安得不重予懷也墓石之銘非予銘而誰銘抑予於此
又有大可悲者焉前歲哭僉憲邦用鄧君而銘之去歲
又哭鄆教德潤姚君而銘之今復哭吾源潔而銘之三
歲而三失吾友焉予何如其能為懷也銘曰西山石峙
西溪前流山環水縈屨也嘉丘先靈茲宅公從于幽垂

蔭後嗣引之勿休

皇明義官姚德宣妻趙氏墓志銘

夫人諱聖貞姓趙氏廣安州人處士伯齡父之中女母
談氏皆淳質如古之人生夫人性端靜言笑皆有常度
孝敬若天成然父母愛之為擇所宜歸以適里人姚德
宣氏歸時年纔十有七而德宣前妻吳氏有子未周歲
呱呱在襁褓夫人保之極劬勞不厭倦如己生雖其子
恃以長不知其非己所生也事舅封承事郎彥儀公
姑陳氏極孝而勤皆得其懽心事夫子和而敬待其家
之僮僕嚴而有恩處其族之少長惠而有禮故內外稱
其賢者無間言也早得子多不育晚始舉子思為其夫

廣繼嗣也又為之畜妾劉氏處之尤和輯夫家故肥足
以及人而德宣慷慨于為義夫人每能相之以成其志
屢輸粟以救荒歎治道路焚契券以濟人利物致其夫
榮受冠帶蔽子並登國學皆夫人內助之功也夫人可
不謂賢乎哉弘治二年己酉九月廿有三日以疾卒享
年六十有二子男二俱國子監生伯曰文吳出也娶吾
里人封徵仕郎羽林衛經歷劉公東之女仲曰兆夫
人出也娶先君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公之孫女
即通長子莊也女一淑惠劉出也聘秀峯里義官鄧樟
男拱星孫男三長秩娶合州楊永昭女次和聘義官鄭
尚賢女即都運公愷孫也次淵尚幼女三長適甘溪楊

鳳長男國子監生令曾孫女二長壽喜次福喜俱幼方
夫人之歿歲大侵未克葬卒之二年辛亥十有二月二
十有六日始葬于化龍山之原先塋之次德宣走書浙
臺請銘余嘗嘆夫古今婦人之性多忌而妬故為伯奇
之母者恒多如方進之母者恒少若樛木小星之風則
寥寥乎其尤稀聞也有如夫人之為母為妻兩盡其道
其賢豈不為可傳也哉宜述而銘二曰萬類天地陽淑
陰慝苟陰而淑乃陽其德茲陰之陽維女之良在德可
述匪銘奚彰化龍之原河水之澳曰趙夫人茲焉歲五
明故封文林郎監察御史徐公墓志銘

弘治四年辛亥冬十月朔有繡衣大人寓武林僧舍余

與同官往視之既而來謁謝曰走餘杭徐禮也備員南
臺監察官三載入覲于朝天官卿列上其績蒙

明天子矜其愚與之敕封吾父如禮官封母李氏孺

人沐茲榮恩感戴無任念吾父老且病卧于牀便

道歸省焉敝邑取會府近當修禮于邦大夫下執事辱

執事先施敢再拜謝再拜茗而退絕不言他同官皆賢

之未幾忽見其衰經謁余于射圃之別署泣且請曰先

君蒙恩封官矣今不幸棄諸孤已卜幽宮于某山之

原祖塋之次將以今年某月某日襄大事唯執事文宗

也文必傳敢乞銘焉以託先君于不朽余固辭之不獲

乃為按狀誌之曰徐故會稽仕族也國初有諱擇善

者公考也壯遊四方樂餘杭山水名區也始移家縣西

北同溪之上居焉永樂間卒二時公惇然一幼孤子惟

其知友賢善好詩書故終自立以鮮兄弟不求任進歛

恢達之才經紀一家用能增拓其先業山園土田十倍

于初景泰中憫歲饑輸粟若干石于官庾以備賑濟未

嘗有勉強靳惜意人皆高其義其輕利類如此居前後

左右多嘉立修葺手植松竹名花佳木皆茂鬱繚繞成

林樾士大夫之走江湖覽勝尋幽者慕其居清絕過訪

者無虛日公皆禮延之不愛其有於是家聲日以大振

公為人敦大剛正不阿居人多敬憚之或是非爭不決

有不之公府而之公求質者公據事面質之未嘗吐剛

茹柔聞其言咸信服而罷鄉里方之王烈云晚年倦于
事悉以家業折付諸子擇上田數畝以供祭祀日惟端
居讀叅同契諸書以怡神養真靜久時起扶筇間步巡
檐楹或憇松下竹間撫柯吟嘯以休卷性情焉蓋不知
世之有榮利也既而寢疾召諸子謂曰若等家亦云裕
其益勤儉勿事侈靡以招損又曰為人子善繼述永福
祿之道惟教子孫使親詩書無踈禮義為第一事又曰
吾病度不可起我終慎勿徇流俗用浮屠作佛事壞吾
家法能從吾命吾且瞑目矣越數月即是冬十有一月
也廿八日竟卒二而鄉人弔而哭者無分疏戚凡幾千
人嗚呼善人之於世生也榮死也哀固如是哉公諱儒

字士英別號菊隱其配李氏有淑行生子男三孟曰仁
娶某氏仲曰義娶某氏其季則監察君禮也舉進士出
知某縣徵為今官娶某氏孫男九女六未行銘曰善邪
克積慶也有餘匪于其身于後必符况公弘才弗施于
國理家固優云胡弗克雖窮如達生榮死哀刻我銘詩
永賁泉臺

明故文林郎監察御史徐公墓志銘

公諱同愛字仁夫其先本洛陽人宋靖康中有諱幸隆
者節度河陽軍死金虜之難子大興守衢州卒于官葬
常山子孫因家焉世七傳是為公曾祖諱謙受祖諱彥
溫考諱文廣以公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妣某氏贈孺

人監察翁生幾子公其季也生有異質翁鍾愛之方能
言翁季弟未有子欲得為嗣翁笑謂曰惟汝識人邪弗
之許公始入小學師授之書與藝不假再教而能生十
一年而失怙即克自立長學於族祖良菴先生同學者
莫之或先也良菴嗟異之天順中良菴友臨川處士吳
康齋應聘過縣公與同學從良菴往謁康齋獨指公謂
良菴曰此子行且不凡書數字與之公自是益知自勵
弱冠為邑庠生員衰然出羣董學憲大夫屢試其文藝
優等當食廩輒推以讓其友其上義如此初公父代祖
以富民役于京師沒至是有司徵役帖亟下群從皆背
盟曰是爾父役也吾衆何與公知諸兄皆不任事乃嘆

曰吾不行有司無以緩責即以身往役及投牒民部郎
中楊公繹見公欄幙笑曰生負豈應力役者邪將非冒
為乎即試以舉業公立為之文不加點楊公讀之矍然
曰真才也乃揖使退曰汝第歸卒業吾當有以處汝役
是年辛卯果中鄉試又三年為乙未遂登進士第出知
南城縣仁以御良義以戢暴民樂生且知方輸者爭先
訟者自息而吏無所售其奸時建昌守李麟操清苦一
日病熱革公躬為視醫藥及歿又親斂之郡佐有謝英
者素以私怨噉李將穴墻以出其喪公力爭曰李公太
守也柩當自中門出生與之同窆死而遇之以禮厚道
也况均宦於外孰保其終謝慚其言不能阻公即扶其

掖自寢門由中路出謝深愠之拮據數年不得釁成化
庚子公以政績卓異徵為山西道監察御史言事行事
扶大體不激不隨甲辰差盤荆湖邊郡倉糧數盈虧悉
得其實吏不能欺乙巳歲奉使按廣東揚廉去貪郡邑
衛所軍民長吏改轍民夷以安占城國支庶爭立其媮
古來奔訴于公二為奏立之丙午鄉試取士公莅其事
以明秉公道剔宿弊嶺南是科稱得人丁未還
朝考績書最有 敕進文林郎追贈其考與妣是年掌
道事務繩糾以格心恥撻拾群僚長短以沽直弘治改
元差簡京南馬政二年差照刷河南三司文卷舊凡刷
卷者多事鈎察先摘吏小失撻以示嚴吏覲免責愈百

方為欺蔽公獨臨以明恕用不勞而弊絕事理未踰年
而完歸三年春

廷試進士錢福等充監試官孟夏享

太廟公莅齋事風雨不敢解帶者五晝夜由是感痺疾
即上疏請解任所知多勉留曰君疾未為甚且為御史
積勞年最深未有如君者早晚且顯擢矣奚其果於去
也公曰士貴知止諱疾以待遷豈為知耶遂辭歸社門
自養閱兩寒暑疾稍平人皆慶其將復起也五年子瑤
領鄉薦癸丑春登進士第公聞為之喜疾良愈其夏閏
五月俄感他疾卒于正寢上距始生乙卯五十有九年
矣公為人丰儀峻整平生書過目不忘為詩頃刻立成

有逸興攔守閩中閩公鐸嘗嘆賞其詩清婉其事母極備孝養處兄弟尤友悌不矜榮利雖貴居顯要與鄉人處猶布衣時臨事慮精審有器局匪夷所思配程氏有淑德生五男子長璠仲壘次即瑤叔璧季琬皆進士未舉孫男八人文二俱幼公在汴余適僉臬事目擊公所行可徵而信其賢及余遷浙臬公飲余與別余之按常山也及問公於家公從容起歎余與語相歡又止余飲余喜公之必復起竊為吾道慶不意公之竟止于斯也其冬余過常山弔於其家撫棺哭而退瑤衰經四拜稽顙拜止哭以銘墓之文為託已而狀來云瑤痛先公之賢位不盡其才壽不稱其德又懼其著於世者不得吳

於後也益重不孝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縣之招賢里西山之原惟先生知先公不肖孤又嘗辱在諸生後先生其終憐而與之銘余不得辭按狀叙而銘之銘曰胡與之才也厚而用弗究胡畀之德也懋而生弗壽魏科芳名父登子又清秩要塗橋枯梓茂福善佑賢天乎奚謬揭示方來斯銘斯鏤

顯考封文林郎大理寺右寺右評事府君吳公墓

記

成化十九年癸卯五月十八日己酉先府君棄諸孤時不肖子伯通方為按察官奉

璽書督學政于河南子伯淳為嶧教方應考試官聘往

山西考鄉貢士凡三月始聞計攜家數千里泝峽奔壩
又踰時始獲哭踊拜柩前相聚弔哭攀號隕絕已乃卜
地州東北十里夫子坎玉皇觀山下既得吉營幽堂成
葬有日不孝子通等痛念生而違養沒不視歛葬不及
禮雖竊祿而無補不能顯揚萬分大懼先德泯沒爰咨
伯氏將請作文者表其墓而未及也敢次叙其姓系德
行官封梗槩記而掩請幽先府君諱黼字公素姓吳氏
其先本興國州通山縣人曾祖諱天壽娶李氏者元季
避亂入蜀卜居廣安州之望溪里因家焉祖諱海妣楊
氏繼張氏考諱友能妣劉氏三世皆不仕然世有潛德
篤生府君天性醇厚而剛直不競利不逞忿其孝友勤

儉著于家其忠和信義孚于鄉視世德惟肖也至于敦
儒術教子以開家學之傳則迨府君業始大焉蓋嘗入
官有登仕之階矣以仲子舉于鄉遂退不仕成化五年
己丑仲子官于朝考績蒙推

恩封府君文林郎大理寺右寺右評事

龍章錦衣輝映州里人無不敬而愛慕之凡膺榮養十
有五年而卒上距始生永樂十年壬辰八月丁丑七十
有二年矣娶同里辛氏處士典讓之女封孺人有淑德
今年八十有二子男三長曰伯良為鄉善人仲即通登
進士第初授大理評事歷寺副擢河南按察僉事提刑
以薦改提學伯淳其季也舉鄉貢進士第二授前職女

五長以疾在室次適同里蔡崇原次聘劉陽天其二庶
出皆幼孫男七人曰芹曰藻曰蕓曰芊曰繁曰華曰節
女八人葬以卒之明年三月甲辰始克襄事昊天罔極
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明故文林郎永壽縣知縣越君墓志銘

君合陽名進士越公堅之弟也公未第時知君端穎秀
發有異質指以語人曰繼吾成名者必吾少弟也君聞
之自矢不負兄言後公登彭時榜進士官未授職而歿
君愈自奮雖隆寒盛暑未嘗舍書以嬉五舉於有司弗
利而不以挫志會有例天下學校弟子員能輸粟馬助
邊若干石匹者得入監出身諸弟欣然出貲強君以行

君不屑就益勵於學中丁家艱怙恃相繼傾逝君居憂
毀不滅性克襄大事服闋榜春帖猶云松經歲晚偏含
翠梅向春前獨占魁其勵志蓋如此成化癸卯君年五
十又三已及古人服官政之始矣而夙志不渝竟以詩
經領四川鄉薦上春官偶嬰疾不與南省之試既愈試
于朝授河南扶溝縣教諭扶溝昔明道先生過化之
地也君思以身帥其士民興復古道日坐明倫堂講且
撰書其座右曰學淺愧冷三石祿道尊幸樂一羶寒
教弟子務明體以適用每於聖賢之學天人之理必反
覆開譬期其必曉而後已文藝則月一試其勤惰而嘗
罰之士咸砥礪進學時及門者羅玆首發解河南高遠

李全皆中式列高第而珙達又皆登進士第君遂以功
擢知陝西永壽縣永壽三邊要邑也務繁且劇君以勤
慎莅職以撫字為心故民不忍欺而事易集有古循良
吏之譽焉五載政成引年乞骸骨當道重其賢而憫其
老為請于朝許致其事以歸二道連雲棧見卒於官
者扶櫬還蜀君指謂其妻曰某不早還能免是乎因嘆
人生知止足如二踈見幾者少有自喜自慰之意故其
歸家也惟以教子孫自娛而公府足跡少至州守賢之
請與鄉飲以賓禮之以勵俗弘治己未以疾終于正寢
時十二月朔享年六十有九也遠近走吊者必哭二必
哀無間于踈戚將以辛酉二月二十日葬於鶴鳴天馬

山祖塋之次子尚德為州庠生不遠百里狀君行實新
然衰服來乞銘按狀君之先湖廣孝感人也高祖祥欽
元末兵亂入蜀卜居合之鶴鳴里曾祖諱興祖諱道明
年九十九遇例子冠帶以榮終身考諱源字仲清娶蘇
氏繼娶謝氏生子八人進士公與君皆其白眉也君諱
孝字至大一字移忠始娶羅氏續娶胡氏生子男五長
尚忠羅出也次尚文尚質尚德尚爵胡出也尚德賢而
好文學即州庠生者孫男十四人女八人君生而孝友
天性坦夷啓齒見肝膈讀書善為文而一傳諸理人取
以為模範初游州庠州改築城凡昔人葬負郭者多被
發掘之禍君力不能止而不忍其白骨暴露悉聚而掩

之閑地其仁心及枯骨已如此及官扶溝也故人子有
負其父骨自京來過之偶疾不能行君又館其子而
治之潛移其父骨入廨舍俗忌死骨入舍君不顧也其
仁於死生又如此其令永壽也民有王健者因虧糧當
追捕健誣及君行部使者察其情付君追之或勸君緣
是置之死以復仇君不忍而以直處之此其德厚之至
也若夫不取庫藏物君之廉而不貪固其分也然亦士
之常非卓行也獲金之報天固將以是昭君之善也然
所以衍其餘慶君宜不止是也宜不止是也故銘以彰
之銘曰日出而朝士往壤二日中而市衆來熙二利欲
紛拏吁嗟可悲先生昔往木鐸斯響明府晚歸組綬何
羈獨往獨來知者或稀嘆世懷賢孰救其衰我心惻隱
情見銘辭

皇明故永州府通判潘公暨孺人辛氏合葬墓志
銘

弘治庚申歲湖廣永州府通判潘公演履任方八月忽
以疾卒於官時夏五初三日也繼室安氏與其子時魁
自九疑下扶公喪將歸柩先塋葬公由國學生登仕途
為南都北城兵馬副指揮辛亥年正月初一日喪其妻
辛氏於官道遠不能歸葬其陞官之任於永也旅殯其
喪於岳之城陵磯至是安氏扶公視過岳并取辛氏安
以歸公姓潘氏字源流其先本工西亥州府宜春縣

始娶辛氏續娶安氏其長兄荊州府推官清之故也
銘其墓已志而序之故世系詳焉茲不贅公之貴也三
年考績

朝廷予勅褒之封文林郎南京北城兵馬副指揮馳
恩贈其考可學翁如其官與階妣鄧氏繼妣范氏丁氏
與其配辛氏皆贈安氏封俱孺人其兄澐嘗以義入粟
予正七品散官淮仕為華陰縣丞時魁亦納粟為義民
得冠帶一門父子兄弟子姓之榮衣冠詩禮之盛郡人
未之或先也子男二長即時魁娶楊氏次時薦未娶女
一適訓導蒲文質之子琛安氏將以辛酉年冬十二月
十七日合葬公與辛氏於西溪祖塋兄墓之次遣時魁

來請銘余與公昔采芹於泮善公兄弟知公善士也為
人忠信不忘平生之言居官廉潔不取非義之利辛氏
婦道孝恭母儀嚴惠皆可銘也已予之銘二曰

昔飛燕 = 金川城隅

皇都頡頏其儀于 = 今歸鶴 = 華表雙呼賓城故國其
音呱 = 往來東西日居月諸哀哉公乎嗟吁嗟吁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六

字說

辛用中兄弟名字說

太極之妙在天地之運人心之微有動有靜而動常基於靜其本也動其用也觀乾之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也觀坤之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蓋其靜也本之立也而著乎動其動也用之行也而根於靜動靜無端而靜常為主焉本立而後用行也太極之運於天地其妙如此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動靜之妙亦天地之運若也然而寂然者心之體而大本之立也曰

人常失之於動而汨其靜始有與天地不相似者昔之
善治心者以謂靜者養動之基也蓋平居必使此心寂
然勿為欲動則靜二則專二則精而明有以察夫動二
斯有法矣若鑑之與水然空則能照靜則能映理必然
也主靜之說持敬之論其皆謂是邪余鄉先生文煥辛
公有子四人長子名本中字用中仲名本端字用端其
次則本正字用正其少則本直字用直蓋先生之意即
人心之理以名其子美哉乎其愛子之心迥出群情遠
矣夫人心具太極動靜之理而動必本乎靜故曰主靜
所以養其動也苟當此心寂然之時敬以涵之則內欲
不萌而中也端也正也直也雖未形也其理固已森然

於不覩不聞之中矣此天下之大本也乾之靜而專也
坤之靜而翕也太極之靜而陰也誠之復也性之貞也
夫然故其動也時有萬殊事有萬變悉有以察之而見
夫靜之所存行之也無過不及焉無偏陂焉無邪僻焉
無委曲焉則中也端也正也直也其用隨事而著其實
矣此天下之達道也乾之動而直也坤之動而闢也太
極之動而陽也誠之通也性之著也靜以基其動二而
本乎靜天命人心一也古之人所以為聖為賢豈有外
是者哉先生以壁經中試京闈登春官乙榜掌教滇之
嵩明其於聖賢傳心之學意必有見而悅慕之矣以是
名其子者蓋詔之以人心之所有而高望之意異於世

之希慕榮貴者况夫四善而同出於一本名之所取均以本字固又欲示四子以兄弟異體同生之意俾其終身思焉今先生墓木拱矣四子恐能忘所思乎苟無忘必思仰副若先人命名之意恒慄乎嚴訓在耳而所以治心制行不敢少有不中不端不正不直庶乎能心親之心矣否則違親之志非孝也傳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在本中兄弟勉之

彭謙益之字說

我里名望溪而居人多望族其淳朴質直慈良簡易巽讓而不競不矜不偷族多然俗獨為近古若矯偽驕奢豪養傲狠澆漓而謗讟離携則或是之鮮矣里有彭

氏蓋族之良者也彭氏有子曰謙則亦子弟之良而才者也謙生而秀穎歎父母愛之稍長俾從鄉先生為文藝學而命之名曰謙蓋責之以德之美可謂知愛其子矣與之游者因其名以益之字之謁余為說以發其義庸為君贈余家於彭氏居相隣也且有瓜葛之好情不得辭蓋嘗讀書至益之告禹有云謙受益而猶未知其所以為謙者何如與謙之所以受益者何在也及讀易至貞艮悔坤之卦其名為謙蓋艮象山山之至高也坤象地之至卑也以至高乃屈而止於至卑之下此人

之至乎內而順乎外有而不居之象也觀象而有會於心然後知謙之所以為謙義如此及觀卦之彖曰謙耳

君子有終觀六爻之象而玩其辭則內三爻止而靜者也占皆吉而無凶外三爻順而動者也占皆利而無害復玩夫子之傳而驗于俯仰之間則下濟者天道也而光明處卑者地道也而上行謙蓋無往而不亨也驗諸日月陰陽則虧盈而益謙也驗諸山谷川澤則變盈而流謙也幽驗諸鬼神則盈者害之而謙是福也明驗諸人情則盈者害之而謙是好也故凡居尊者謙則光居卑者謙則不可踰謙蓋無往而不善也夫然後知謙之所以受益者如此益之一言雖約而義則該矣禹也行之班師修德退示謙恭而卒致有苗之來格謙之受益稽之古人驗有已然矣諸君以益之字謙其所以望於彭君者蓋期其驗於將然焉爾謙乎勉哉止而不競也順而無逆也有而不居也始為能蹈謙之實者有其實則天之所益地之所流鬼神之所福人情之所好在我信乎其必亨而有終必吉而無不利矣益孰大焉苟冒虛名而靡實德非求益者也誰其益之誰其益之謙乎勉哉

鄧君邦奇名字說

君名櫝姓鄧氏兵部員外郎號鶴軒先生之曾孫梅莊處士其大父江陵司訓大剛先生其父也司訓生五文夫子皆教之其命名皆以木一類相從而或取諸物或取諸人伯曰槐仲曰櫝次拱次柱皆取諸物也其少曰

相則取諸人焉擯之既冠也賓友以邦奇字之特未有
說其義者其友張君世禎以請於予二與邦奇兄弟素
相往還誼不可辭惟名之有字古也名字之有說非古
也然說以寓規勸乃朋友責善之義則古之道也故君
子不訾焉按檟梓也其文理踈而色白中琴瑟之用蓋
植物之材美而良異於凡木者在昔詩人美衛文公
之立國言其所植足備禮樂之用者曰栢桐梓漆而孟
夫子亦以舍梧擯而養臧棘者為賤場師則檟之為材
且良而異於凡木信其為邦之奇材矣先生所以名予
蓋有望其為材之意而賓友之字之也意亦豈非取諸
此與夫人之與物其材質之成皆資氣於乾坤但氣之

正且通者恒鍾於人而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故人為天
地之心陰陽之會五行之秀獨靈於萬物焉然偏之中
亦有受命獨得其正者若松柏之勁節梧檟之良材蓋
植物之美肖人之賢且才者也而正之中亦有氣質之
偏剛柔善惡之不齊故有剛而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
固者有柔而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又有得剛柔之善
之中者其偏於剛柔之善者擬諸物猶為材之良且奇
者一偏於惡則物之不若者多矣然則剛而善者其猶
物之松柏與柔而善者其猶物之梧檟與若夫惡者則
槁棘蕘施之比耳惟夫兼剛柔之善而又皆中節焉則
人之至而非物可擬今邦奇敦朴閎朗讀書尚禮周於

利而不忘由義處家而宗族稱其孝友豈弟焉處鄉而人稱其忠信和樂焉其材且良於所謂剛柔之善類蓋多有之非若物之偏於一而不能通其全者况其有未至焉能自省而克治之以求自至其中而止使德行為一鄉一郡之所尊仰蔚然如桐梓秀出乎凡物之林出足以興禮樂處足以善風俗則名當其實一副其名無忝矣其不為一邦之奇士邪故書為說而相與勉焉

劉惟健名字叙

余里多巨族劉氏為著姓族大以繁竹坡逸老東之劉氏之良也儉德弗耀有田百餘畝足以自裕今年垂知命矣足不一至公門視世之內交官吏漁獵鄉社以規

利尋以致富則施二揚二以驕人者不已賢乎哉逸老有四子曰遠曰陽曰欽曰遠遠字惟明陽未有字余以惟健字之義雖因乎名意亦承伯氏之字而取明健相類也夫人之心惟明則察於理惟健則勇於義明與健相資固君子之美德與然人之生太極二五妙合而凝以成其形氣質之稟有萬不齊剛者柔者直者巽者斷者慈者嚴毅者幹固者又有猛者隘者強梁者懦弱者無斷者邪佞者善惡分而君子小人之類辨矣然剛直斷嚴毅幹固陽之善也而猛隘強梁陽中之陰也柔慈巽陰之善也陰中之陽也而懦弱邪佞陰之不善也陰之陰也夫陽無不善在陰中亦善陰雖有善然亦陽之

舒焉其在陽中有不善者亦屬陰之慙也昔聖人作易以陽為君子之類而每致扶陽之意焉人之所以貴陽而賤陰者皆有以也夫人之類陽為貴陽之德健為善健者陽性之本然非有外也易曰乾天下之至健也乾純乎陽也茲其為天下之至健與逸老以陽名其子則固望其為君子之婦矣余因推其義而字之曰惟健豈不欲其全君子之德以副其名乎陽乎爾也稟果陽邪中果健邪斯名斯字無慙矣否則盍思所以矯揉變化其氣質乎傳曰雖柔必強變陰而陽也此勉行者固執之效也夫擇善而能固執之則柔者可強變化氣質之方孰大於是陽乎欲勉於是請自擇善始陽聘吾妹禮未

成而吾妹不幸天然親交之情自茲始也著斯說其何能無愴於余懷邪

王元臣敬夫名字說

吾郡太守居巢王侯年踰五十有子一人愛之命其名曰元臣其所游從親賓之賢者為取大學為人臣止於敬之義字之曰敬夫余一日往造焉侯因見其子作而言曰吾兒之生也吾名之茲固未冠也而所親亦既字之矣弟未有說焉以示訓顧非大人先生不可願以請將使誦而服行焉庶幾乎加冠之日成人可企及也余惟字說非古也然說以寓誨戒所以進人於善則古之道也前賢蓋嘗為之今亦何敢終辭夫元有二義大也

善也臣曰大以位言也人爵也臣曰善以德言也天爵也人爵貴之在外者不可必得三之有命焉求之有道焉天爵貴之在我者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矣愛子而欲其貴父母之心也人皆有之侯能無是心乎但貴有內外愛其子而欲其必得於外焉惑也欲其得之而不使之由其道焉惑滋甚矣惟愛之而欲其得夫貴於內者斯得之矣不必求諸外也然而貴之在外者常必從之此其為愛也周矣今天數天之下莫非王臣惟為善者乃為元臣苟為善矣窮則為獨善之臣達則為兼善之臣固不但位居百僚之右者謂之元臣也侯之名子者何以哉德邪位邪內邪外邪夫德必得其位則貴之在

外者亦惟為善者可以得之不善而得其位者有之矣未有不善而能存其位者也侯之愛子宜無不周者名以元臣將非冀其為善邪善生於敬者也故曰敬心之貞也德之聚也能敬則其心貞固而虛靜萬理具焉萬善出焉以君則仁以臣則敬以子則孝以父則慈為兄而友為弟而恭為夫而義交朋友而信無適而非善端之發見焉蓋皆基於敬也豈獨可為元臣而已乎大學曰為人臣止於敬此聖人安止之目一事之敬一端之善耳觀其首曰於緝熙敬止聖人蓋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故其於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際所止無非至善皆一敬之驗也聖人人之則也人而則聖人之善非敬而

能之乎然則字元臣以敬夫其深意當出此與余故為發父師之至愛以示元臣元臣茲當入小學歲也小學之教所以使人習於誠敬以養其德性者也其詳具於文公之書又使元臣誦而習焉少長而進乎大學則固有本而可以自達矣其至乎成人也何難哉他日聞大江之北有善聞蔚然為當世之元臣者必吾侯之子也

宋光德充字說

州守古巢王公知言者也一日偕來山中語余曰邑有大家宋氏巢之著姓也宋氏有名穩字思遠者又宋氏之良也讀書先禮而上義年六十始生子賀客有試知其英物者言其長必興宋氏也思遠愛之因命其名曰

師家塾教之古學歲癸卯某之奉

朝命來守廣安也便道過家修禮先墓思遠議聘某長女為光配甲辰廬郡太守行部至邑選民間俊秀補邑學弟子員光幸與焉某聞之喜光采芹在泮而有所於學也思得有道者一言汲而引之光學庶乎其知所嚮往况文宗嘗主學事以成人材者願因光名為之字并發其義將寓歸思遠以朝夕示光俾有所警發焉余惟占者男子生而父名之冠而賓字之為之辭以致祝頌後世師友因有作字說以寓規戒者今將祝頌之邪而非冠之賓諂也將規戒之邪而非教之師瀆也以此謝公三固以請不得辭則復之曰昔孟夫子推論人品有

云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言其德充實於中而英華發
外光輝著焉所以為大人也請字光曰德充可乎公曰
可則為說其義夫德者衆善之得於心者也而善則處
心行事粹然一出於天理而無惡之謂是善也在天曰
乾元在地曰坤元在人心則曰仁蓋天地生物之心而
人得以生者也若亨利貞若義禮智衆善齊此出焉是
謂天地人之德也天惟有是德充諸中故日月星辰懸
象於上而風雨霜露四時行焉地惟有是德充諸中故
水石火土成形於下而草木鳥獸庶物生焉此蓋天地
至教也光輝孰大焉其為人也善則可欲而不可惡矣
由是進而善有諸已為信又進而善積於中為美則必

其仁義禮智根於心而充滿積實在内者盎然天地生
物之心矣是以暢于四支而威儀容止燁然可觀發於
事業而倫理文章煥然光於家若國與天下矣此德之
大者也進此大而能化則聖一而不可知則神皆一德
之充積而已夫善也者德之實也蓋性之初本然也學
焉而能復其性之初則德充德充則光二非自外至也
光乎欲充其德請自明善始善明則身可誠身誠則信
信則美且大可企而及矣

清河梁澣朝宗字說

淮之清河人有梁其姓澣其名者可人也頗涉攬書史
喜與士君子游其先從戎於靖因家焉澣往來荆湖巴

蜀之間居積以裕其家非明不麗非賢不與蓋亦知旅
非常居然道無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苟者戊午夏淮
教舍弟典文於浙便道歸省其冬適在賓許適商於合
陽賓城問二館於妹弟惟健劉君家邂逅今弟與語知
其賢也於其別惟健念朋游之好繪為渠江別意圖與
余諸子薦芊華各作詩於圖左右及下方以寫別情用
以華朝宗之行淮教舍弟實為叙之惟健意尤不盡也
復請於余曰許之名命於父師舊矣朋輩字之曰朝宗
以便稱謂也第未有發其名字之義著為說者夫以言
為教先生有道者之事也非大人其孰宜為之余惟人
之有名多假借於物以自稱也名之有字則根柢於理

以為義耳若曾氏之名子以參陸氏之名子以贄皆假
借於物以自稱也若參之字子與贄之字敬輿則根柢
於理以為義也今梁氏之名其子以澣非假於物以自
名邪澣之字朝宗其亦根柢於道以為義與夫水之為
物也其出也必自山二其源乎其流也必歸海二其委
乎故古之論道者必多取於水而水之行於地中也必
有涯所謂水澣也沿涯而上則知其來不已也必根於
山二者水之所自出也非宗之源乎故謂尋源為朝宗
可也循涯而下則知其去之無窮也必趨於海二者水
之所同歸也非宗之委乎則謂趨海為朝宗亦可也今
夫水與道為體者也一而萬二而一者也朝宗往來下

上於江湖久矣其觀於水也其心必有得焉觀其源也
自一本而散於萬殊觀其委也自萬殊而歸於一本統
之也有宗會之也有元道之體用亦若是焉故知水則
知道矣何必讀書

陳鏞字仲宣說

金陵陳君名鏞者其父彥和父誠篤人也世家華亭彥
和有二子伯名銘字仲彝次則鏞也鏞既冠矣未有字
之者禮子生三月父命之名二十而冠二而宥字之祝
之以詞蓋因以教之也禮行而教存焉古之道也俗之
所由以美也古禮廢久矣今雖士大夫家亦莫之行而
况民庶乎哉是大可慨也已酉春余舟行上

京抵龍江當易舟有禁不得乘官舸問客舫焉邂逅鏞
北遊遂附其舟以行一日其友孔君某為請曰鏞名父
所命也尚未有字朋儕無以稱謂之願為之字大人之
賜厚矣余非冠之賓也字之何居則以禮辭而其請不
置乃因其名而字之曰仲宣而著其說夫鏞大鍾也蓋
金聲之屬作樂者於八音未作而先擊鍾宣其聲也衆
音條理於是始焉以仲宣字鏞義取此耳然人非鏞也
而名鏞也則亦猶鏞也人之有言而鳴其諸猶鏞之有
聲而鳴乎今夫鏞不扣而鳴則妖扣而不鳴則廢時乎
扣而鳴則善矣鏞乎鏞乎其亦慎其言而時其鳴乎則
所以宣其心之動者不妄矣言其庶幾寡尤乎

姚君本立字大中說

州之屬里二十倚郭曰在城其一也其民多市井居而
狃於機變其俗視鄉落之淳朴渾厚殆若古今然不相
及其勢之然與大抵不盡然也里有姚氏世族也蓋自
宋迄今雖有徙不出鄉姚氏有諱顛字彥儀者魁竒忠
信有材德未用於時而有惠於人故嘗被

恩授承事郎以壽考終蓋傑然居人之望也其子德潤
舉鄉進士為鄂教德宣以輸馬助邊

予冠帶旌為義民德重為上舍生謁選諸孫曰文曰龍
曰謨曰兆皆游胄監衣冠詩禮之盛州里大家不能多
尚也彥儀諸孫有名本立者頗讀書知大義其事親孝

其居家友且悌其交人忠以信與之游者以其齒之長
也未有字以便稱謂介余壻曰兆來請字與說焉余交
德宣也厚情不得辭又古者男子生而父名之二十而
冠二而賓字之禮也今冠禮廢久矣人子生名焉而不
字禮之失也禮失於始而知舉之終雖遲猶愈於已余
欲救禮之失事不可辭本立於文龍謨兆兄也文字大
本龍字大卿謨曰大猷兆曰大興兄弟字例以類從請
字本立以大中馳訊德宣曰可乎德宣曰惡乎不可且
曰誼何居余曰在天地間萬物萬事皆有本一物一事
各一本二之小者也萬物萬事同一本二之大者也夫
萬物生乎道二為本二走天地萬物之本也萬事生於

心二為太極是天下萬事之本也夫心一也寂然不動其性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情乎其為性也渾然在中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本既立成性存二矣而萬事感焉四端發焉萬善出焉是中也天下之大本也古之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然所以致大中而立大本也故動而無適非中焉豈非其本之立邪以大本字本立其說出此姚君忠信孝悌見於事為亦天日用乎此矣未能著且察焉蓋自昔衆矣豈今至於君獨然乎哉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聖人蓋已深慨夫世教之久衰也斯歎也其諸切有望於斯人乎抑中也者固古今人心所同有者也因其所固有而啓之夫惡知其終不悟邪故今亦不敢懲失言知而不以告也然告焉而不之知而莫之信悅乎故而不思即乎新則咎斯有在德宣曰子之言然爰書為說以歸姚君

石谷述意稿卷之二十六終

弘治十七年甲子春正月男薦編錄于甘棠書院

石谷文集卷二十六

石谷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七

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七

銘

一要堂銘

心兮克一欲淨靡慝具體渾然爰立人極藏密寂然無極其德內一靜虛外一動直虛則無物水止淵默直則無撓雲行雨決明通公溥優入聖域

儼若思堂銘

理即是心二具是理心有動靜二為動體心方寂處理未形時氣象儼然未思若思是名未發清池白月峙若蕪山不相侵越如雲藏石雨尚含滋天下大本實在于斯君子存誠敬為之始天地位焉萬物育矣

敬齋銘

學貴涵養主一斯得不覩不聞亦慎亦想必齋必戒如
祭如搢赫然明命顧諟敢射是云持敬靜存動暫從事
於斯神明厥德

義齋銘

萬物有則百為維楨則也在物必格斯明楨乎在心必
講斯精天下正路君子攸行自反常縮浩然氣生塞乎
天地微乎古今

靜齋銘

日旦而晝匪夜曷因日元而春匪冬孰根靜者動基天
人同源無欲故寂有主常存

虛齋銘

懸衡未稱亘若參橫函鑑未照湛然淵澄此心真體鑑
空衡平無欲洞二有主惺二

動齋銘

日不長夜夕已啓晨歲不大冬闔極闢春此心寂感天
地至神藏而復顯大化同仁

直齋銘

泉出山下其行匪滌木生地中厥萌匪握善端感物木
萌泉發勿拜勿礙斯條斯達

明齋銘

水止湛二鏡空昭二光影異映妍媸安逃靈臺無欲碧

天雲消理徹萬微義精秋毫

通齋銘

心體虛明義理貫穿事至物來觸處洞然譬之修嶺下有源泉匯則靈淵沛則流川

公齋銘

心一無欲百慮皆公本體廓然與物大同譬之懸鑑炯然中空妍媸隨貌私意安容

溥齋銘

心直而公用周不窮萬物發育四端擴充學踐斯境天理春融流通物我聖功乃終

贊

蘇弘謙畫像贊

褒衣襜如若儒紳短髻皤然哉儒巾七尺之軀一團之春退耕于野也一飯不忘其

君出廬下墓也一息不忘其親吁嗟忠孝人之大倫亦既修之身而儀刑乎鄉之人志雖終屈而道亦少伸宜其飲大學而為一鄉之嘉賓歌康衢而為一世之逸民也邪

蘇母寫容贊

少不出閨老始見面女靜則藏母尊則見藏惟其貞見匪其衒心也不可轉儀邪不可選處也為邦之媛行也婦邦之彥宜其夫婦偕老而子孫繁衍也邪

友山先生小像贊并序

今人今服古學古心隨時之義體道之仁抱而處也以潤其身載而出也以覺斯民觀於養大父之孝足以驗其行必能基萬化於一原觀於濟同舟之惠足以窺其志必欲使萬物之皆春噫非其學深有得於易洞然於無極之真二五之精物我一體安得有此胸襟而今先生逝矣不可得見得見其僅一尺之影猶可想像其遊八極之神嗚呼沙磧溷目孰解揀金山水盈耳孰為知音獨追懷於往事一洒淚於秋旻

某友山先生門下士也天順壬午秋先生與文衡於蜀某為州學生以治易與應試辱先生相知於文字

之間取之期許以遠大由是與薦書於鄉邦上春官叨登進士後五年予官棘寺又獲拜先生於京邸見其布衣雅素古澹超出時俗繁華之表竦然生欽慕有不言而動人者然後益知先生之為有道也因嘆夫以道闕言則得其心先生之知人有以哉後十年予出官返臺與先生久不相聞先生猶時憶予有詩相寄恨不終達於予也庚戌予來浙臺過吳松訪先生則先生墓有宿草矣間以書干松守請祠先生於郡學或以謂先生在沂曾與靈哥者往來為惑於邪以是駁先生事疑未果嗚呼祠不祠於先生何損益為政而使賢者歿弗祠於鄉則所以啓後而勵俗其

政得失有可言矣先生子侃持先生小像來謁贊二
非予所長獨先生之所存其心有同於古者不能謂
於今有可深嘆也因形於言惟深知先生者知予之
非私於先生也

劉處士并妻遺像贊

頽然可仰者其兒之良浩然莫遏者其氣之剛如鶴在
鷄群其勢昂藏如玉在石中其理輝煌周于利也積而
能散周于德也隱而未彰然濟人之急仁已被乎鄰里
推己之有義亦行乎鄉邦宜其有子承家弘善之慶有
孫立朝沐恩之光吁嗟乎處士其殆庶幾乎作善
天降之百祥者邪

貞也無非靜也無儀全坤之德為女中師以婦敬順以
母嚴慈則其子賢孫貴衣豐食肥鶴髮無恙
鸞章有勲偕老夫婦委祉蘭芝固其宜也邪

封羽林衛經歷竹坡劉東之像贊

方寸坦然雙眸炯然烏紗峨然朱衣赭然七品之封恩
光自天千金之產樛養如泉積善食報慶流綿二為仁
有本澤施源二富而好禮允矣士中之賢貴而無事誠
哉地上之僊常優游於竹坡每瀟洒乎石泉其心也遠
其地也偏嗚呼望溪之澳黑崖之前予行且歸矣將與
此老於是焉周旋

贈孺人苟氏遺像贊

嗚呼此竹坡先生之善配而梅澳昆季之慈親也肅然
至嚴者其母道之懿凝然至靜者其坤德之純相其夫
行誼章二為儀鄉之儒宿教其子才名籍二為入幕之
嘉賓安貞之吉允矣地應貽 恩之福爰自天申宜其
下之樂其德也稱之曰君子 矣士中之道宜而無虧
上之褒其賢也贈之曰孺人 矣

竹坡繼室余孺人像贊

此竹坡先生之繼室也柔靜而剛方者其女德之淑嚴
毅而慈惠者其母道之良早持衿期之志其行有待晚
享富家之吉其福無疆貴也以子而 封錫孺人之號
終成地應顯也惟夫德昭女士之稱

妻梁歐曰孝畫像贊

戴四方平定之巾抱三皇純朴之春服勤田疇優游泉
林麋鹿兮與友榮辱兮無聞年未艾衆推為里中宿德
之老髮欲鶴獨甘為事外無憂之民若夫持孝敬以事
親秉恭順以事兄此則其仁義之根心所不學而能蓋
予獨知之真而畫筆之莫狀其情也

自贊

仁之居廓然義之路坦然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與聖賢
而同然雖予足之履有未徧也而其目之睹已了然惟
之死而心亦靡它又能無適而不皆然則位雖止乎三
品而壽亦拘乎百年茲生也庶乎真不徒然

老妻寫容贊

賦坤性之柔貞全坤德之靜厚相予祀養孝恭惟懋人
曰君子好執予云迂夫老友方家食以借勤宜
國恩之並受尚相道於
清時直同心於白首

引

忠孝卷求詩引代作

故 唐莊王號希古蓋篤志古之道者也古之道無他
根於天命具於人心見於人倫忠與孝其大者也
王既篤行之以蕃 王室以奉先王尤恐其一息或忘
之也亦或精微之蘊有未究焉則其行之也或未能止

於至善嘗命其輔臣博求諸中外學士大夫之嘗聞道
者或箴或銘或詩或賦以發揮之將以廣其所未知而
彌其所未是也嗚呼 王其賢已哉宜其保有祿位貽
厥子孫與

國同休於無疆也已 王薨十有餘年矣今

殿下嗣其業又能體親之心以為心集

前王所得箴銘詩賦為冊將以昭先德示家範于無極
仍慮其所得之未足以盡天下之善也乃走使四方求
益焉噫 王豈好名而為是哉善本無窮

先王行之而不自以為足吾後人安敢自足哉嗚呼以
是心為臣則必忠二有一毫之未 不敢自足也以是

心為子則必孝二有一毫之末五不敢自足也 王其
善繼善述者歟愚故不辭而叙以引之庶天下之士有
善者皆不惜以告 王云

右谷達意稿卷之二十七終



